

卷十七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毛亨 傳，漢 鄭玄 箋，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經 詩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145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兮反依字且邊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素詁故皆是古義所以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

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篇正名義曰關雎者詩

疏

正義曰關雎者詩

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五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郃氏之女帝嚳元妃后稷母也

疏

生民

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

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
 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
 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
 當得人為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
 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
 於天故為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
 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稷之
 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
 順經而為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
 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為周室
 開基也中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
 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
 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
 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
 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
 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
 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傳

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

母配高辛氏帝焉

箋

云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

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

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

生民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傳

禋敬弗去也

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大

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

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

箋

云克能也弗

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

禱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禮音因嬪婢升反鞞音獨弓

衣祓音弗又音廢下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篇末齊敬同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履踐也帝高辛氏

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

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

播百穀以利民○云帝上帝也敏捫也介左右也夙

之言肅也祀郊禱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

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



仕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為后

稷○敏密謹反歆許金反介音戒震真厥初至后慎反見賢遍反齊敏側皆反又如字稷○毛以

為本其初生此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問民生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禮

敬能恭祀於郊禱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禮祀郊禱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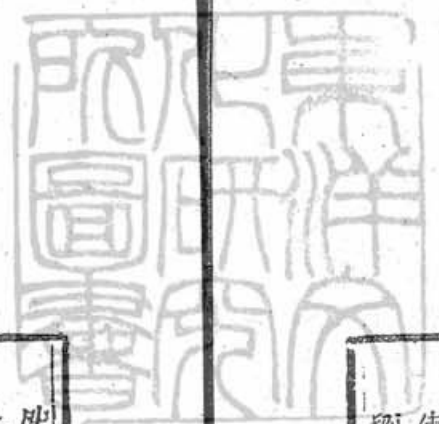
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為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為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

止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夙早終人道以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為舜

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為后稷矣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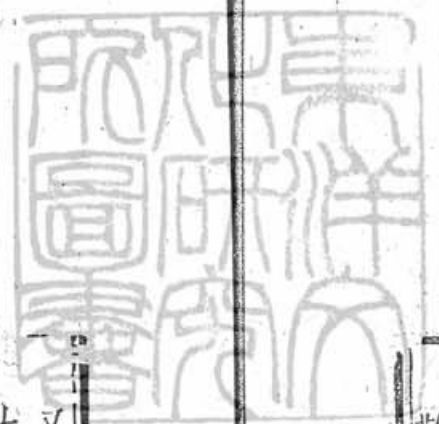
言是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為異其

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禘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
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
心體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
有人道精氣之感已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
戒不復御餘同○**鳳**生民至帝焉○正義曰此章首
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
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
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成而異德故黃
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
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為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
生此而后稷以后稷為嚳之子也張晏曰高辛所與地
名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
其四妃之于皆有天下上妃有郤氏之女曰姜嫄而
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
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之女曰常儀生摯
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為此
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為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
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



然則堯為聖君契為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
待眾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
故不委任待眾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
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
崩之後仍為舜所勅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
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
承父業即稱為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
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為毛說者皆所不信○
鳳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釋詁文
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雍禘
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
之尊大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
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
也箋必名此此經之民為始祖者以人之為人皆有始
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
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
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

以嫫配之故知有女名嫫婦人不以名行此嫫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嚳年又少於堯則姜嫫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為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嫫履迹而生為周始祖有娥以玄鳥生商而契為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嫫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嫫其德不回二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嫫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嫫為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妃也○**禮**敬至之前○正義曰釋詁文禮祭也則禮是祭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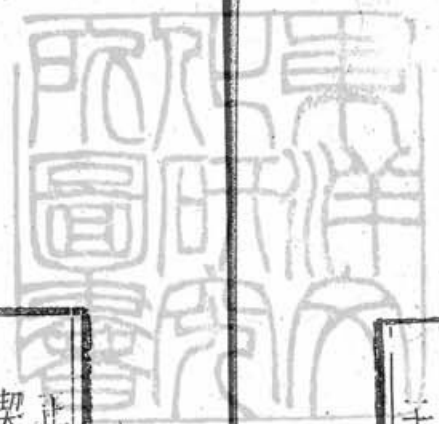
又云禮敬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禮為敬也大宗伯云禮祀昊天上帝注云禮之言禮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禮者惟祭天之名故書稱禮于六宗鄭皆以為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禮祀者諸儒遂以禮為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禮禮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禮者煙氣煙燭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禮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禮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禮祀上帝辯其本言煙燭之禮也書曰禮于文武者取其辯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潔祀曰禮若潔祀為禮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潔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準言為然鄭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禮是禮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禘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禮為祭天其餘書傳言禮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為去心所不欲即當去之故以弗

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禘焉言此祀祀郊禘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禘為然故知禋祀是祀禘也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為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禘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禘者配之變祀言禘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宮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宮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宮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大祝酌酒飲之於郊禘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帝以弓之鞬衣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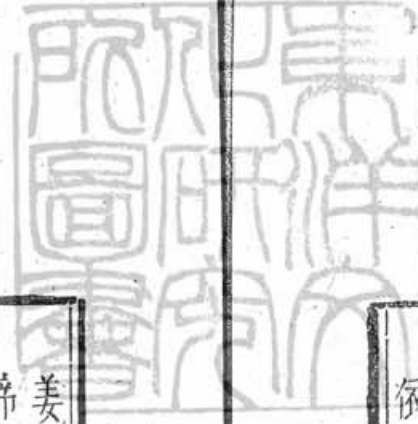
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奠於月令之注其意則然唯高禘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為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禘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禘祀名高猶尊也禘猶媒也吉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禘則讀高為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為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大牢者以兼祭先禘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禮祀上帝於郊禘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禘之祀矣而月令注以為簡狄吞卵卵生契後王以為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答云先契之時以自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禘祀乃於上帝也城簡吞卵有子之後後王以為禘官嘉祥祀之以祀帝謂之高禘毛傳亦云郊禘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禘之義又據

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禘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為社此是鄭冲弟子為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禘配之謂之郊禘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飢之事以為高禘故此箋從傳為郊祀禮解其高祭故改之而為高禘故此箋從傳為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禘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為說可得合詩禮二注耳然禮注為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飢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為堯臣耳○**禮**克能至之禮○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禘福也孫炎曰禘除之福周語云禘除其心女巫云禘除蠱浴左傳禘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禘極皆禘除凶惡義取禘去故云弗之言禘也禘祀上帝於郊禘禘禘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為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大此姜嫄是為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為天子所以得祈郊禘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使得行其



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之於郊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也○**禮**履踐至利民○正義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飢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為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為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為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為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禘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為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

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
 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為
 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
 配之若前已禋祀此言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
 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即有子故繼祈為早耳又解
 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後稷者以其身為稷官能
 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後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為
 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
 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釋**帝上帝至后稷○
 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
 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
 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
 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
 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
 身動如孕者及碁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
 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
 卵生之說也又闕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
 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為上帝且鄭以



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為高辛帝矣此上
 帝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
 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
 各隨經勢而為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為拇指
 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
 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
 之左右手故以介為左右也傳以夙為早震後言早
 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
 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禘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
 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
 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
 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歆故知心體
 歆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
 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
 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
 載夙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為震為有身靜女傳曰
 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
 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

本紀云棄之隘巷寒水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為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為之故云是為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世妃意以為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為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雅於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誕大彌終達生也

姜嫄之于先生者也
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



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彌面

他未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
支反達
不折不副無菑無害
傳

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拆副菑害其母橫逆

人道
○拆勑宅反副孚逼反說文云分也
字林云判也匹亦反菑音災注同
以赫厥靈

上帝不寧不康禮祀居然生子
傳
赫顯也不寧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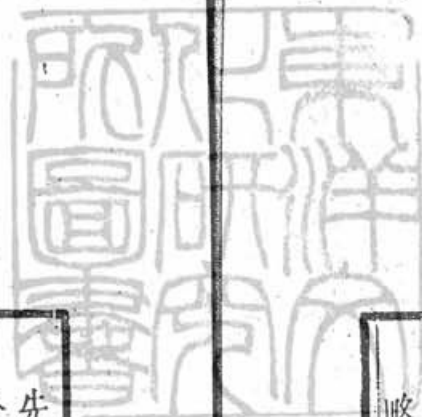
不康康也
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

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

安徒以禮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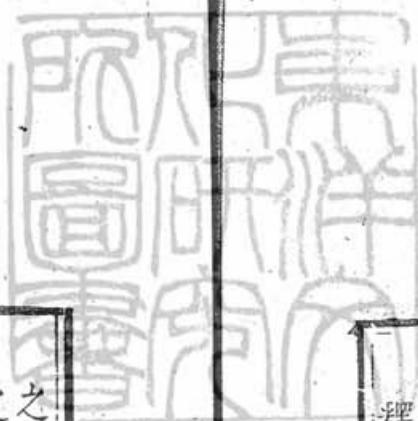
也
誕彌至生子○毛以為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
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

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此之也其生之時不拆割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命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禮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禮祀所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為禮祀所安也由為禮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胤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胤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禮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祀神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傳**誕大至生者○止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



先生者多難此後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王言後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後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傳**達羊至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犂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此後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傳**言易至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總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為美者以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拆墻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今後稷之生能無拆墻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為在母拆墻皆裂也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墻之是墻為裂也拆墻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闕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

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所以生不如后稷所以為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拆墻災害不為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易言之以為美耳晉語曰大任震文王不變少溲於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釋**赫顯至康也○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為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為因禮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禮祀所安無疾而生子○**釋**康寧至不信○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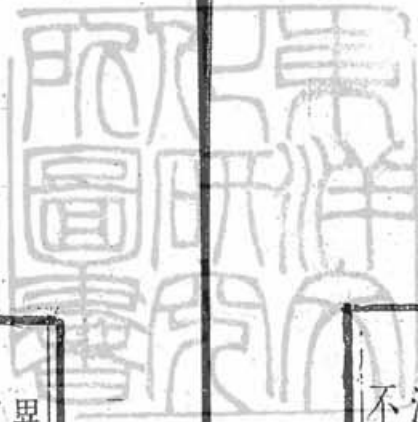
之意為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大迹而有身不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姜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人迹履之如有感已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之氣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之上帝不寧者為生天之胤故不安不康禮祀者懼時人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不安徒禮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禮姦淫而有此胤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安欲望眾言故棄之以顯其異使眾人知之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謂娥簡吞臯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恠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臯生契卽是不由父矣又何恠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譽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臯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嫫母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



之月帝嚳崩摯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大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

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繫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惑生之事非所以為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短於為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曰天道微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媪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恠褒姒之生由於玄龜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為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譽崩之月而常疑為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為長羣賢以鄭為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按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



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為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蓋知此帝不為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為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此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已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云何聽棄之也又堯為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為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且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誕大寘

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
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

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

之豉反下同隘於懈反巷
戶降反腓符非反避也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取之誕

寘之寒水鳥覆翼之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水 ○藉在夜反 **鳥乃**

去矣后稷呱矣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

呱然而泣 ○呱音孤泣聲也尚書 **誕寘至呱矣** ○正義曰上言后



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稷置之

於狹隘巷中牛羊共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

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

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稷置

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

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為鳥獸所害乃值人收

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

冰可美大矣復棄后稷朝旦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翼

覆以翼藉之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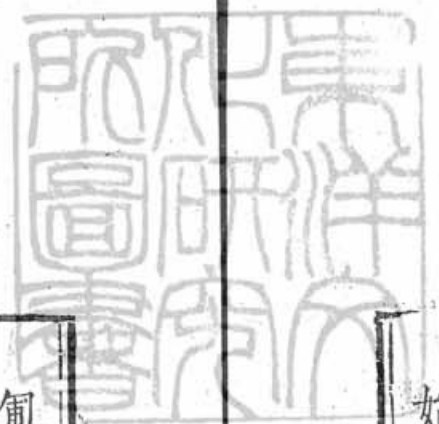
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然而泣矣
此其有神靈之驗也 ○字愛至天下 ○正義曰易
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為愛之義也知
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
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
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
帝譽若不順天意以順之則是為不明則棄之者帝
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譽尚存矣不得為遺
腹矣 ○天異至異之 ○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后

稷雖與傳禮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水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實單實許**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疑以就口食**單長許**

大路大也岐知意也疑識也云實之言適也單謂

始能坐也許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



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疑然有所識別

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單徒南反本

或作譚訃沉于反匍音蒲又音符本亦作扶匍蒲非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疑魚極反說文作疑

云小兒有知長張丈**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反或如字別彼列反

麻麥蒙蒙瓜瓞嗶嗶荏菽戎事也旆旆然長也役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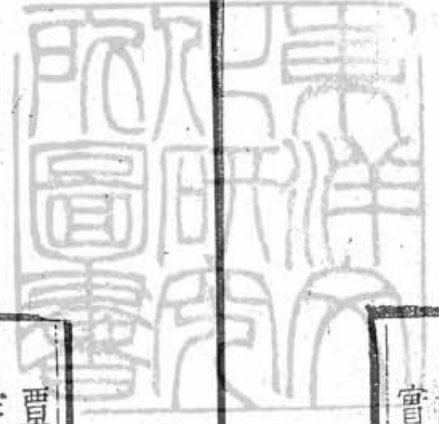
也穰穰苗好美也蒙蒙然盛茂也嗶嗶然多實也

云藝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

言天性也○藝魚世反在菽而甚反菽或作叔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旆蒲貝反穰音遂蒙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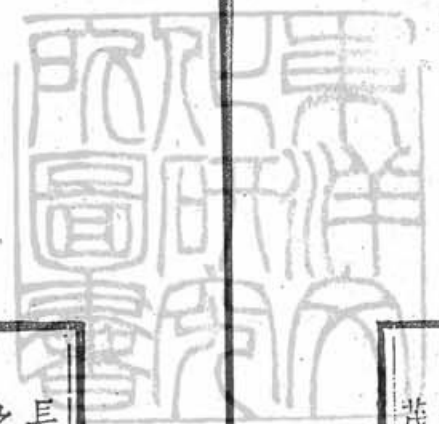
孔反瓞田節反嗶布孔反徐○實單至嗶嗶○毛以又薄孔反長如字又長丈反爲上旆言收取后稷

此說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岐岐然又能貌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莠之者是荏菽也此荏菽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穉穉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朦朦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啍啍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為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為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覃實訃為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訃然餘同○**○**覃長至嶷識○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為長也訃大路大釋詁云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所知乃外能識岐為有智之意嶷為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覃實訃為厥聲載路而言訃實匍匐為克岐克嶷而設取實之為義不指覃訃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也適



覃訃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為早慧之勢也定本為實之言是按集注並為適又以上言呱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訃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訃謂張口嗚呼儀禮注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為坐也訃音呼字又從言故為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為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智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後此至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為就口食者謂為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按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為稷

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又種殖之志非始居官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菘菽至多實。○正義曰釋草云菘菽謂之菘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為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為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菽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按爾雅戎菽皆為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為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為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菘菽重言者以菘之文為下總目於菘菽配之為句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為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穉穉蒙蒙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



長故不為葉茂而以啍啍為多實也定小味啍多實之上云瓜瓞瓞也按集注等並無此四字。○菘樹至天性。○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為種殖通稱故云菘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殖於後果為稷宮周本紀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即此是也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為農師。○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助也。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反注同。

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反注同。

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邵

家室。○弗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

種雜種也。褒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然。邵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邵而生。

后稷故國。后稷於邵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褒枝葉長也。

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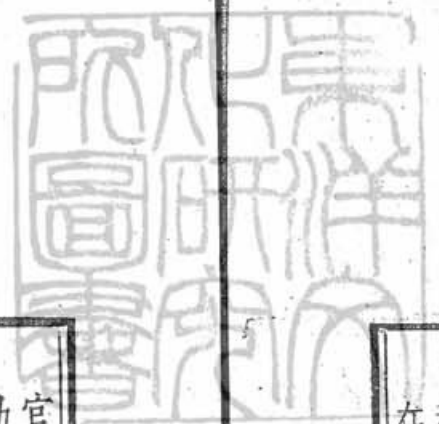
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邵。

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弗音拂。韓詩作拂。弗也。種支勇反。注種雜。

種種生不雜。下嘉種并注並同。襄余秀反。穎營井反。

穗也。尚書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邵他來反。后稷所封國也。今

在京兆武功縣。稷為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為稷。



官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

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

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

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壟畝。無

空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穢之處。謂春生

之時也。其苗實雍種而肥大。實褒褒然。而生長謂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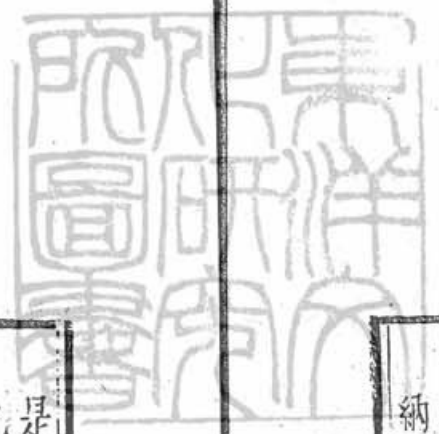
末時也。稍至秋。谷禾又出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

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

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功。而

賜之土宇。封之於邵。就有邵國之家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邵。非始有國土。唯此為異。其文勢則同。○大矣。至之力。○正義曰。下言有邵家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說為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者唯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弗曰。至天命。○正義曰。弗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彼而言種黃則黃色是穀也。穀之黃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

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以黍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闕宮言植穉菽麥尚書稱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爲美此種之黃茂爲下總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黃盛以總之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桑本故以苞爲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衰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衰亦盡長秀穎好粟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爲不實故以秀爲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注云銍斷去稾也秸又云穎則穎



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粟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粟栗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粟是粟爲穀熟貌世本云有郃氏女曰姜嫄故知郃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郃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謂使郃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郃謂封爲郃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郃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郃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豐至變更○正義曰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爲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爲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雍種是肥克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種者繫本初

種之稱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為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衰為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傳以發為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實粟栗止言粟栗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栗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也就其成國之室家無所變更者謂邵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邵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邵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

誕降嘉種維秬
預云邵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維秬維糜維芑
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秬一稗二米



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

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為

之下嘉種

○秬音巨秬字鄙反亦黑黍也又字卑反徐芳婢反糜音門爾雅作疊同郭亡偉反

赤梁粟也芑音起徐又巨已反郭云白梁粟也梓芳于反字書云麤糠也應應對之應為于偽反下天為

已恆之秬秬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

祀

恆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

云任猶抱也肇郊

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為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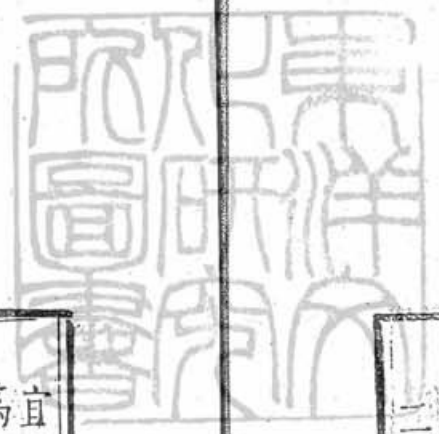
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

二王之後也

○恆古鄧反本又作互穫戶郭反任音壬注同肇音兆徧音遍下同

至肇祀○毛以為上既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後稷善能於稼

稽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
 之穀是可大也其言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
 黍二米之秬維是赤苗之糜維是白苗之芑后稷既
 得此善種乃徧種之以秬以秬至熟則於是穫刈之
 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糜以芑至熟則於是任抱之
 於是負檐之以此秬秬糜芑之穀而歸始郊祀於上
 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為
 異餘同○**傳**天降至白苗○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
 故知降嘉種者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以下皆釋草
 文唯彼糜作疊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
 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
 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秬
 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秬故此經異其文
 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秬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
 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
 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
 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
 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禘祫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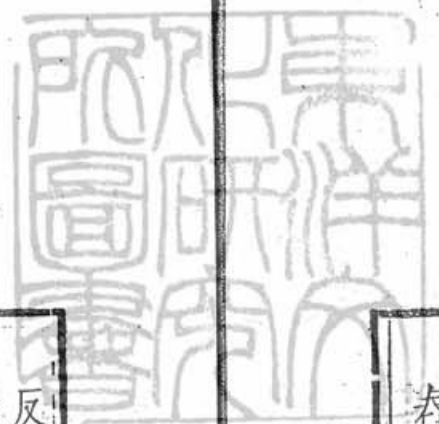
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各釀秬
 為酒爾雅云秬一秬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
 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秬卽皮其稗亦皮也爾雅重言
 以曉人然則秬稗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稗
 為秬也赤苗白苗者郭璞曰麩今之赤梁粟芑今之
 白梁粟皆好穀也○**傳**天應至嘉種○正義曰如此
 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闕
 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穀黍稷重穆植穉菽麥所降
 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則是為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
 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
 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
 稷闕宮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王問子慎
 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
 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
 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恠之事非所謂天
 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按集注及定本於
 此並無箋云○**傳**恆徧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之

廣多故以恆為徧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互字肇始釋
詁文上言封之於邵是初為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
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為郊也○**傳**任猶至之後○正
義曰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為抱○鄭以后稷二
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
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
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 **誕我祀如**
天者二王之後申明明肇不為始之意也

何或春或掄或皦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傳**掄抒

曰也或皦糠者或蹂黍者釋浙米也叟叟聲也浮浮
氣也 **傳**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

美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抒出之皦之又潤溼之將復
春之趣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 **傳**春
傷容



反掄音由又以朱反說文作𠄎弋紹反皦波我反蹂
音柔叟所留反字又作漉濤米聲也爾雅作溇音同
郭音騷烝之水反浮如字爾雅說文並作焮云烝也
抒食汝尺蒼頡篇云取出也糠音康字亦作康俗米
旁作康非浙星歷反說文云汰也汰音太復扶又反
鑿于洛反精米也字林作穀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
也子沃反簠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
音甫簠音軌

烈**傳**嘗之日涖下來歲之芟彌之日涖下來歲之戒
社之日涖下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

謀陳祭而下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
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

加于火曰烈 **傳**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即為郊

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

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

都禮反字亦作牴輶蒲末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為壇而祭為輶字林同父末反燔音煩後皆同泄音利

又音類芟所銜反猶息淺反奠徒練反爇如以興嗣

悅反馨呼丁反傳音附貫古亂反諏足須反

歲興來歲繼往歲也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輶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

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



之或使人就臼而舂之或使人斲揚其糠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

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漉漉然言趨疾又炊之於甑爇而烝之其氣浮浮然言升盛也既烝熟乃以為

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賴郊

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於行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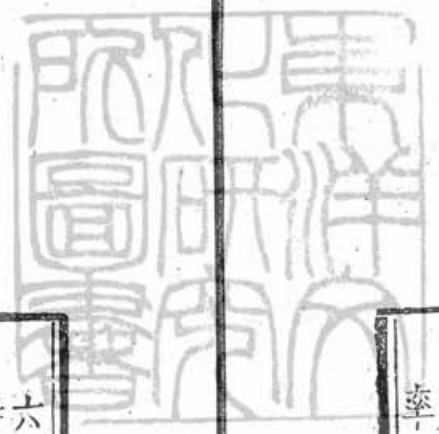
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禮以為祀輶之祭其祭輶也取所祭之肉則傳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

之以為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祀輶而祀天者欲以興起

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恆得豐年故也鄭以春榆斲蹂為事之次蹂之言潤既斲去糠或復以水潤溼之將更春以趨於鑿載謀載惟謂將祭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非穀熟已謀以此為思又以興嗣歲為典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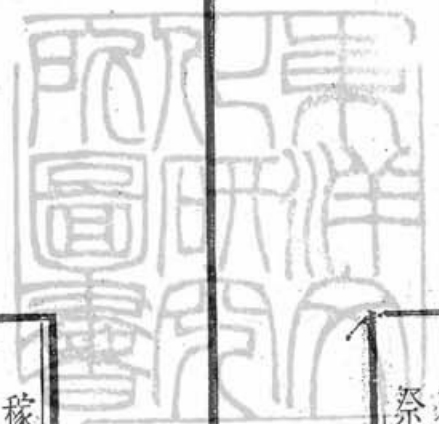
新歲餘同○**榆**揄至浮氣○正義曰以揄文在春下斲上既春而未斲故知揄為揄曰謂揄米以出曰

也出曰則黻之故或有黻稜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春之然則文當在春榆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為春而為之喻黻俱是春進令與春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上有糜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為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既在黻之下丞之上故知為浙米也說文云浙汰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浙而行謂汰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訓云溼溼也焯焯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溼溼米聲焯焯炊之氣溼浮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洩洩聲丞飯則有氣故言焯焯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蹂之至之實○正義曰以蹂文在或黻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溼故云蹂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意欲說之故說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注彼從可知春榆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春而扞出之又潤溼之將復春以趨於鑿也召旻箋云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十九章筭術粟一石為糲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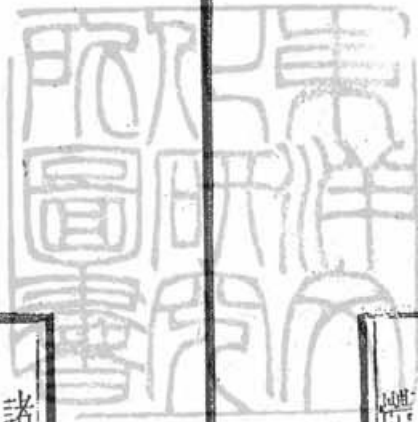
六斗春糲一斗為糲九升又去為鑿則八升又春為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春一黻始為糲米又一溼一春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為漸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桓二年左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用鑿之處郊天尊於宗廟其祭或當用之故上言於鑿也桓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人親春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韋昭云粢盛互文也言春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韋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酒與食用此米為之故云釋之丞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黻稜矣而傳以蹂為蹂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丞之是其次箋義為長集注等皆為蹂黍定本為蹂米者誤也○嘗之至曰烈○正義曰傳自嘗之口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職之也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

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爾當獵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稼種宜之以否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以種穀令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嘗日問芟爾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爾日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日問稼鄭於彼注其意為然芟稼俱是田事而異日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初莫先於芟草故問芟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爾之下謂秋爾祭社也嘗在孟秋爾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爾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事耳因而問卜爾乃秋獵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日而問之耳爾為習兵故因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今秋穀熟之時即謀來年郊祭之事以今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之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令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義不云卜郊而言陳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為祈穀今社日卜來歲之



稼卽是卜郊之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祭之日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於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之謀惟是思念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焚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羶注云羶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為較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焚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羶羊牡羊者以祭不用牡故知是牡也釋畜云羊牡粉牝羊祥郭璞曰粉謂吳羊白羶者也是亦以牡為羶也較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曰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曰烈卽今之炙肉也○惟思至往郊○正

義曰惟思釋詁文又申明遠火為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爛火熟也俱是火熟之意故云烈之言爛也以酒則豫釀而成食則臨祭乃作故云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為烝之釋之正為酒耳而箋兼言簠簋之實者以彼文有春籩之事其為米者非獨為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簠簋之實以就郊兆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其日曰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故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禮故云思念其禮正以特牲有諏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為穀熟而謀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為較祭而設羝宜與較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藝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較之位以較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於較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較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



諸侯異禮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為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為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較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故云為尸羞也此後稷為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較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其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禮與來歲繼注歲○正義曰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與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以迫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恆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至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為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禮嗣歲至上帝○正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

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日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內郊天主為祈穀故也禮器曰祭祀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為已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

胡臭

傳

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

大羹也

傳

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

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

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

器質也

傳

印五郎反盛音成注同其香一本作馨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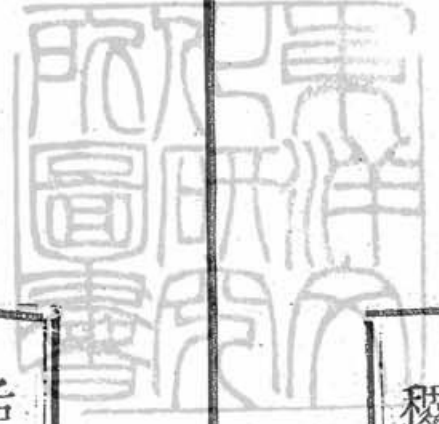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傳

迄至也

傳

云庶眾也



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

疏

印盛至于今。毛以為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

之事我后稷菹醢大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

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

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為上帝所歆故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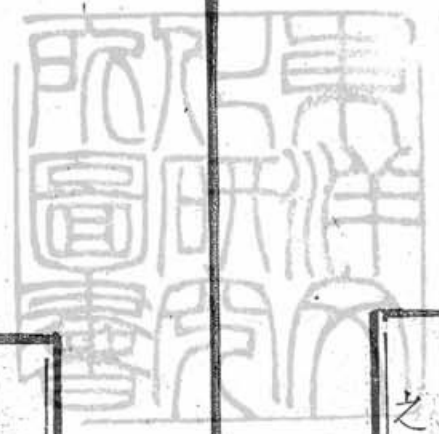
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

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

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為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眾

民令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子孫蒙其

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墨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辯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清不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清者肉汁太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禮**宜誠至器質○正義曰宜誠釋詁文言盛菹醢之屬者以略不言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禮**迄至○正義曰釋詁文上傳羣為始此亦當然○**禮**庶衆至天焉○正義曰庶衆釋詁文抑云庶無罪悔筭以庶為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為冀幸之義此既為上帝所歆不是始冀無罪故以庶為衆后稷為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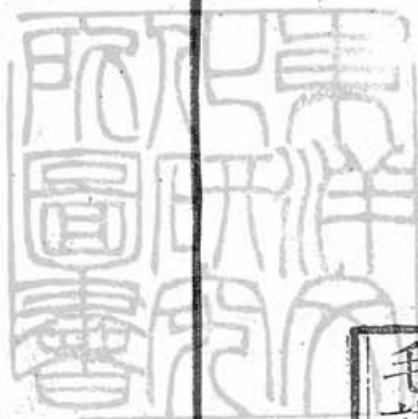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一

早章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390

圖書

印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九族自己

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耇凍梨也

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為政者敦史受之

○行葦和
鬼反行道

也葦草也耇音苟爾雅云壽也梨利知反又利
方反方言云凍梨老也敦如字本又作悖同



行葦入章章四句至福祿焉。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耆，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即立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入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九族至受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見同世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



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耆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耆。凍梨釋詁云：黃髮耆，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面凍梨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伐，北鄙謂耆為梨。郭璞注：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意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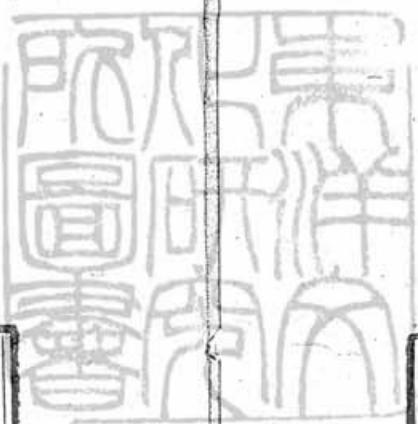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敦聚貌。

行道也。葉，初生泥泥。
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

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

以其將終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況於人乎。

○敦徒端反注同泥乃禮反注同張揖作敦彼至
 芘芘云草盛也為此于偽反注內為設同泥泥○
 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忠厚之至見敦敦然道旁之葦
 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折傷之何則此葦
 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然少而美好以其
 將為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
 王尚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敦
 聚至泥泥○正義曰周禮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
 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為道也
 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所生泥泥然○體成
 至人乎○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為葦此時未
 成故言方以方為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為葦稍
 大為蘆長成乃名為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
 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為人
 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
 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
 牧處且見先王上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
 之意愛之耳



之几傳

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言筵者或授几

者

云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

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為設筵而

已老者加以几筵○筵以然反席也鋪陳曰戚戚

几○正義曰言先王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

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爾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

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

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戚戚至几者○正

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

親也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
 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
 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莫無至以几○正義
 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公降立
 於阼階之東南南嚮邇卿面南北上邇大夫北面少

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凡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凡而經筵凡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凡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踏之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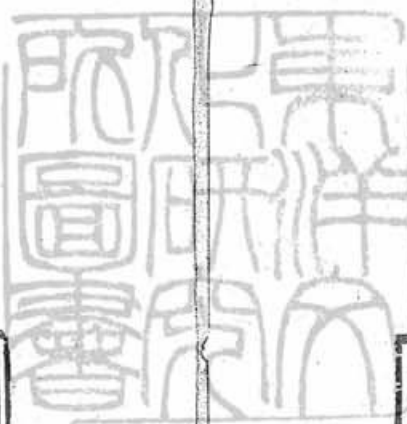
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

子亦**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斝爵也夏曰醜殷曰斝

周曰爵云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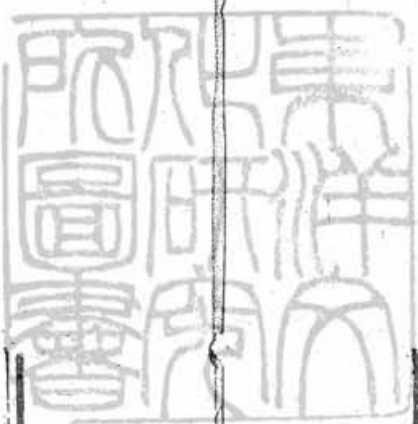
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才洛反斝古雅反又音嫁夏戶肆筵至奠斝○毛雅反醜則簡反字或作踐同



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為肆之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踧踏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答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酢以酬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為老者設文既為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倅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設席至之容○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筵上簾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為致敬踧踏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踧踏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承述上文與鄭異耳○緝猶至敦史○正義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几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倅史

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為惇史。○**傳** 尊爵至曰爵。○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尊以是異器故辨之云尊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醢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尊非周器謂之尊者彼注謂畫禾稼也。○**傳** 進酒至兄弟。○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為然知用股尊為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駢剛禮運云醢尊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為僭明先代之物為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股尊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為至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為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為兄弟故也。○**傳** 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殺脾臠或歌或罍。○**傳** 以肉曰醢



醢臠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罍。○**傳** 云薦之

禮非菹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加故謂

之嘉。○醢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禮云醢汁也醢呼

毛云徒歌曰罍爾雅云徒擊鼓謂之罍徒歌謂之謠

函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廂同說文云函舌也

又云口次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臠醢至或罍。○

臠口下曰函比毗志反炙石之反。○**傳** 正義曰言王燕

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并非菹以薦進之也又

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嘉

-5 290 30 885" data-label="Text">

殺則脾之與臠酒殺既備又作樂助勸於是時或比

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罍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

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臠為加故謂

之嘉是為嘉美之加也。○**傳** 以肉至鼓曰罍。○正義

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

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三 禮記

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以
 臠為函蓋相傳為然服虔通俗又云口上曰臠口下
 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歌之故云歌
 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考釋樂文孫炎曰聲驚考也
 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
 桃傳相涉誤耳○**薦**之至之嘉○正義曰醢所以
 擣菹禮籩豆偶有醢必有菹故云韭菹則醢醢人
 云朝事之豆非菹醢醢是也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為
 加助故**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傳**敦弓畫弓
 謂之嘉也天子敦弓鍤矢參亭已均中**藝**云舍之言釋也

藝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

可與者以為賓敦音彫注及下同徐又都雷反鍤音侯又音侯矢名鈞規倫反舍音捨

注同參七南反中丁仲反下皆同可與音預下與為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序賓以賢****傳**



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
 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黜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
 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
 半處者半序黜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
 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傳**云序

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矍俱縛反相息亮反圃布古反又音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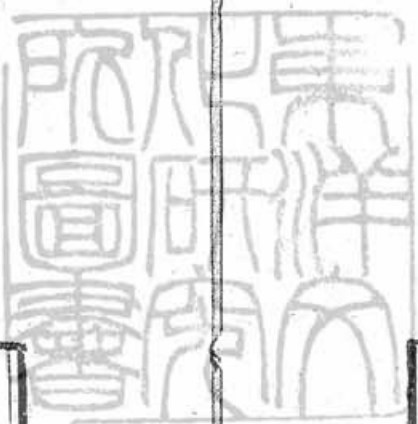
觀古亂反又音官堵寸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黜都簞反觶之鼓反爵各容三升語魚據反弟音

悌耄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同者不弗武反下同耄
 莫報反字或作旄同八十曰耄勤音其百年曰期頤
 僅其敦弓至以賢○毛以為自此以下皆說養老
 漸反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
 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勁矣其四鏃之矢既鈞停矣
 其舍放此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
 賓次序而為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
 鄭唯下句為異謂次序羣臣為賓以射之賢者為次
 言以射中多少為差等餘同○**圖**敦弓至中藝○正
 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
 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
 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
 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王
 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
 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
 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鏃之義言鏃是矢參停
 者也參停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四矢



皆然故言四鏃既鈞冬官矢人為鏃矢參分一在前
 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纖重也矢而謂之
 鏃者釋器云金鏃剪羽謂之鏃孫炎曰鏃者斷羽使
 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
 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為所射
 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
 近射退獵恆矢庫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
 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鏃矢者此與賓客私宴
 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圖**舍
 之至為賓○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放舍之言釋謂
 既射放矢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藝是質即所射
 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為鵠也以下章言
 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為養老故云周之先王
 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禮
 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
 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
 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
 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

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按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會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為毛之意亦為大射也。言賓至存焉。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為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以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眾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為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為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為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為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為奔敗軍眾之將謂與人為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嘗為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為臣不能匡輔今使其國滅亡及與為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



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為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解爵而為語公罔裘先語於眾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耄尚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已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既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奉此解以語說於眾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慝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為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為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為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為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法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令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為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

須二人故罔裘序點相對而言也以揚解者將以令
 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
 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
 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
 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裘點就衆人之中簡取
 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
 好之不變前言者羞好之後言耄亦不亂是先易後
 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語
 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裘點言
 善事其未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
 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射
 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
 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
 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爲之無詢衆之義燕
 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
 處饗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
 射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
 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



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
 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
 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
 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云孔子射
 於魯相之圃使序點揚解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
 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序賓至次第。正義曰
 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爲中多者爲賢此
 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鍬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云

射禮摺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鍬則已徧釋之。句古
 豆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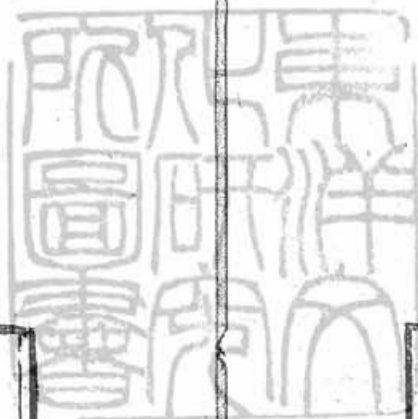
文作穀云張弓曰穀挾子協反又四鍬如樹言皆
 于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徧音遍

中也序賓以不侮 言其皆有賢才也。云不侮者

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敦弓至不侮。毛以
 爲又說擇士爲射之

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鏃之矢徧釋之矣其四鏃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為此善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鄭唯下句為異言其次序賓不以侮慢多少為次第餘同○**禮**天子至成規○正義曰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穀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禮**射禮至釋之○正義曰射禮摺三挾一個大射禮然也摺者揜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揜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個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按犬射禮摺三挾一個謂卿大夫若

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會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傳**會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長



三尺也祈報也**箋**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

度為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

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

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禮**醕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

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 **禮**會孫至黃耆○毛以為賓

謂大斗之柄也醇音淳 **禮**射既中可以助行養老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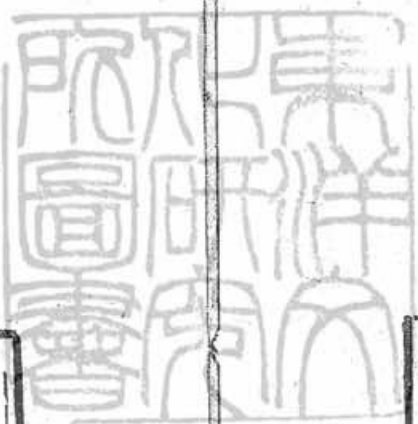
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為主人矣其為主人

酒醴維醕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

耆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為主人酒醴維醕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耆將養之也○**禮**會孫至祈報○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會孫為成王也醕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挾之以

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
 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也。○祈
 告至君子。○正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
 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
 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
 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
 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王言成王故云。今
 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
 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大王王季追王
 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
 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
 黃耇之上，未告黃耇，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
 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
 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為
 禮，於是可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
 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



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

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台湯

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鮐易來反魚名一音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

也。介音戒。毛大。○黃耇至景福。○毛以為成王之養老

也。後皆放此。○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耇鮐背

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

耇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人之福。○鄭

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耇鮐背之老人既告

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
 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台背
 至翼敬。○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人也。舍人曰
 老人氣衰皮膚涓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
 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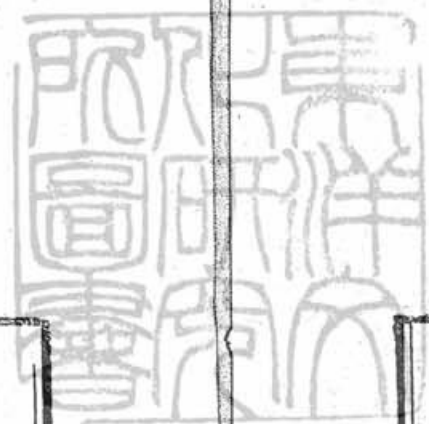
背有鮪文是依爾雅為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日鮪背背有鮪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圖**在前至曰翼○正義曰引者率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旁故云在傍曰翼謂在旁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求故易傳以上章為始告此章為正義○**圖**祺吉○正義曰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

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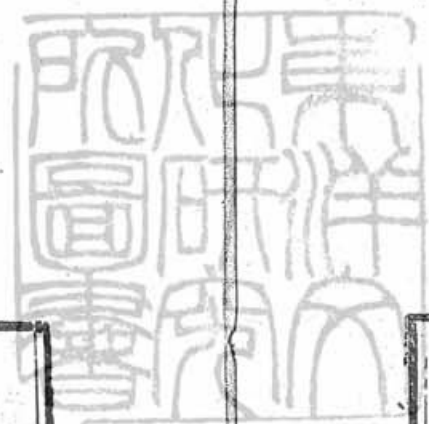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圖**成王

祭宗廟旅疇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復大平皆放



此行下孟反第四章以下注**疏**既醉入章章四句皆同徧音遍下同見賢遍反**疏**至行焉○正義曰作既醉詩者言大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大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為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公卿以下總稱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顯太平之驗經入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三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乃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

敘又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成王至**
 飽德○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
 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羣臣
 至於無筭爵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
 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
 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
 意克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
 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
 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
 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
 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謂之十倫也彼陳目於上
 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為
 筵几依神詔室出於枋為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
 不迎尸為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
 臣之義二也孫為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為父
 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
 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
 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



祿於太廟此施爵賞為六也君在昨夫人在房不
 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為七也祭末歸俎貴
 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
 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異鞞脆狄闔寺
 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
 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為十耳若
 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為太平事者
 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
 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
 子之行以為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
 美其人有德行以
 示世之太平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禮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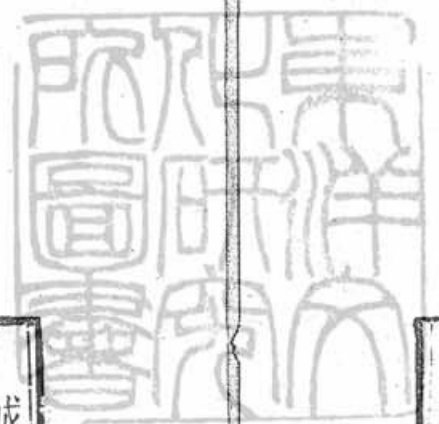
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施式**
 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

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

疏既

至景福。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既有至其事。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禮**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解為二故又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為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直斥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直斥



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作胤即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撤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為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為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傳**將行也福之言為下總目也

疏

云爾女也殺謂牲體也成王之為羣臣俎實以尊

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疏**云昭光也 **疏**既

至昭明○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

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殺羞牲

體既差次而行之禮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萬年

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

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疏**殺

謂至行之○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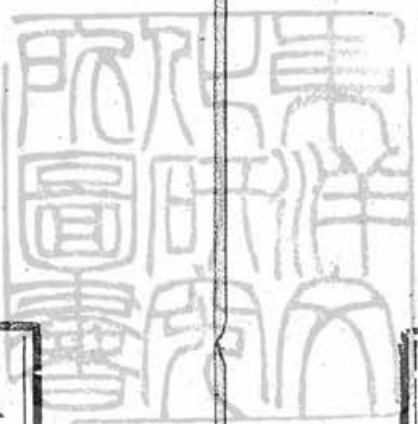
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 **傳**云有又令善

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

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傳**俶始也

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 **傳**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



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

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傳**○俶戶叔

反 **疏**昭明至嘉告○毛以為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

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

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

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

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禮亦善為之由其終始皆善

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為先祖之尸始以善

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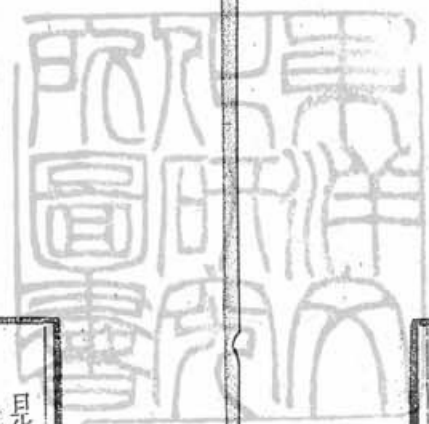
祭祀焉○鄭以為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

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為長者使王有高明之

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

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 **傳**融長至享祀○正

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為終則與人交
 接者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為終王者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饗祀○有又至其
 長○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又
 令善釋詰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
 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
 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
 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
 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傳倣始至諸侯
 ○正義曰倣始釋詰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為尸也卿
 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
 故亦謂卿為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
 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
 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
 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
 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為說耳若諸侯入
 為卿則稱公是常矣○傳倣猶至公君○正義曰箋
 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倣亦



是介爾之事俱為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
 事始終故不從倣為始以令終已善名故以倣為
 厚釋詰文倣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倣猶厚也言
 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
 之至也尸告主人唯倣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倣辭
 也傳言以卿為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為卿大夫
 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夫
 謂侯伯為卿子男為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
 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詰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
 也此宗廟宜以卿為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
 統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
 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
 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
 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
 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
 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
 此為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
 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

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

傳 恆豆之

俎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

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傳

云公尸所

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

平氣和所致故也

傳 褻息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

朋友攸攝攝以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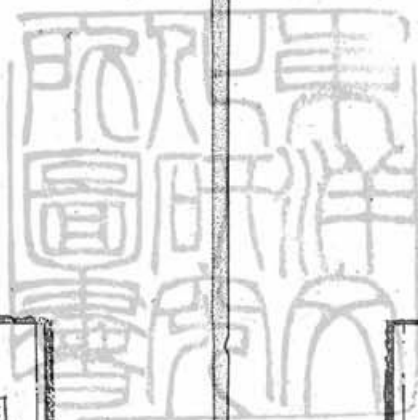
儀

傳 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

傳

云朋友謂羣臣同志

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



相攝佐威儀之事

傳 好呼報反

疏

其告至威儀正義曰正義曰

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

王之所祭籩豆之物潔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

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斂而佐助

之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

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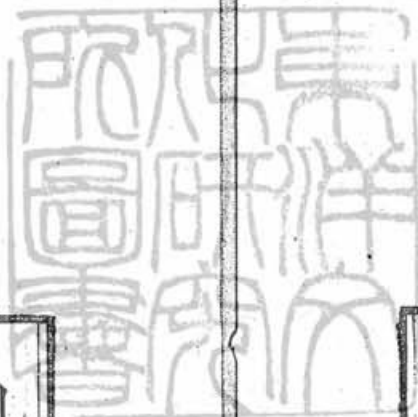
傳 恆豆至徧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

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恆豆

謂恆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爲之若昌本與鳧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麇麋

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恆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羸與魚謂饋

本麩糲茹菹磨糲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恆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為恆饋食為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恆加相亞宜為朝事與饋食故不為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青菹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蜃蜃醢蜃非陸產蜃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嘉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禮**公尸至致故○正義曰維何者問者辭靜嘉者答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籩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更自申說類胤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禮**朋友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知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威儀佐為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孔時君子有孝子

愛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

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匱竭類善也

愛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

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

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疏音導施以豉反威儀

至爾類○毛以為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

既有孝子之行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

為異餘同○**禮**孔甚至其宜○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舉措合宜故云威儀

甚得其宜賓之初筵箋以時為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禮**匱竭類善○正義曰匱竭俱是盡之義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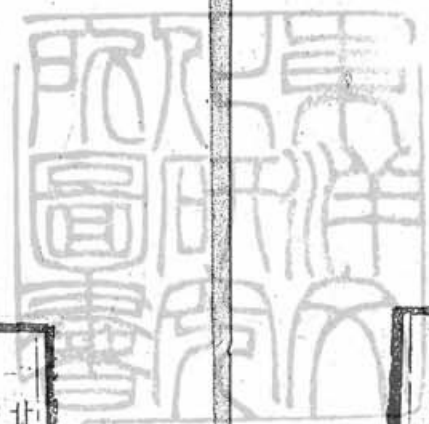
以匱為竭類善釋詁文○**傳**永長至莊公○正義曰永長釋詁文祭義云大孝不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承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為長與汝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欲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類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

壺 壺廣也 **傳** 云壺之言摶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

乎室家先以相摶緇已乃及於天下 **傳** 壺苦本反鄭摶緇也摶苦本

反致直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傳** 胤習也 **箋** 云永長也

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 **疏**



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承上錫王善道故又問而說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承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摶緇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 壺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為廣也○**傳** 壺之至天下○正義曰箋以言室家之壺則壺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壺之言摶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摶逼而密緇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

據外傳為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
意不違外傳也室家摠綴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
民人也孝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胤維何天被
其不違矣但不訓壺為廣與毛異耳

爾祿

傳 祿福也

傳 云天子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

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

○被皮寄反注同

君子萬年

景命有僕

傳 僕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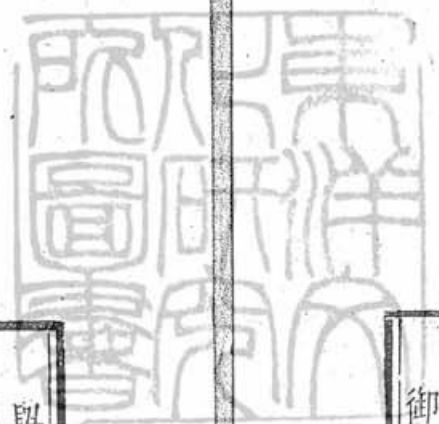
傳 云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

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

○著直略反下同

亂 其

至有僕○毛以為承上祚胤問而說之其言祚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祿使之長保王位祿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常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故汝傳之子孫也○鄭唯以有為又餘同○**傳** 僕附○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為附傳不訓有為又故知不



與鄭同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

傳 釐予也

傳 云天之

大命

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使為之妃

○釐力之反媛于眷反妃音配又芳非反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傳

云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

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知音智傳直專反

疏 其僕至孫子○正義

曰承上景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維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為配耦既與汝女而有士行者又隨之以生賢者之子孫使之傳世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也○**傳** 釐予○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為賜故釐得為予○**傳** 天之至之妃○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言永錫祚胤為遠之辭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

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卽祚也此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胤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祚答之見其生賢胤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文母為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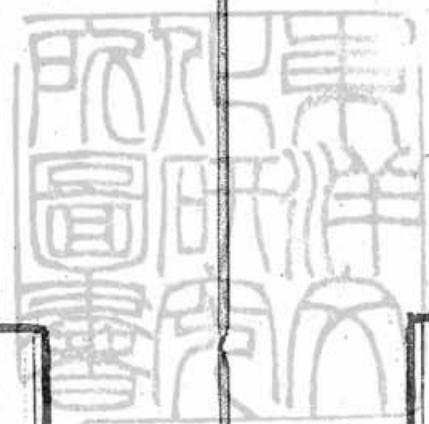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樂之也



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



皆然非獨成王也

○鳧音符鷖於雞反蒼頡解詁云鷖鷖也一名水鷖祇祇支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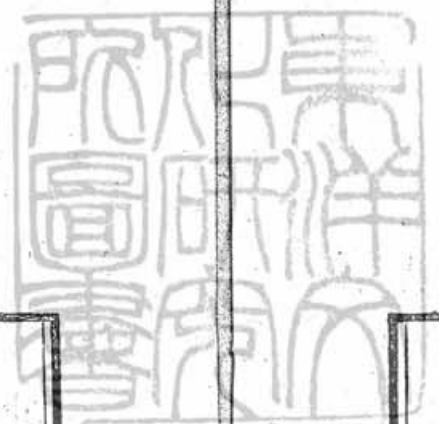
樂音洛篇



鳧鷖五章章六句至樂之○正義曰未注同

也致太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卽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為勢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為主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

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祿即來成來為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祖考也不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例者序以天地人為尊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鳥至為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與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為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為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為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為主然後從下



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深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為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為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鳧水鳥也鷖屬太平則

萬物衆多
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

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

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既清爾殺

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馨香之遠聞也
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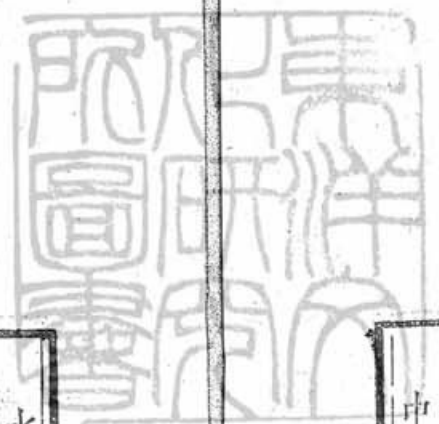
者女成王者女酒殺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

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聞音問或如字

鳧 鳧鷖至來成。○毛以為成王之時天

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其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明日釋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不以已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潔矣爾王之殺既馨香矣乃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為神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為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興公尸在宗廟之內餘同。○**鳧** 鳧水至衆多。○正義曰釋鳥鴈沈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鴈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願者也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鷖也一名水鴉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安大殺故萬物衆多萬物多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涇** 水至禮備。○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



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釋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枋當於廟門之外西室釋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為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釋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大廟壬午猶釋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釋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鄭大夫為之於王實為其臣但孝子以父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曰王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遇已薄則不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尸來燕來宜

傳

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

圖

云水鳥以

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其爽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爾酒既

多爾殺既嘉傳言酒品齊多而殺備美○齊才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傳厚為孝子也傳云為猶助也助或

王也○為于偽反注同協句如字傳鳧鷖至來為○毛以為時既

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

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為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

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事爾王之酒既多矣

爾王之殺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與之故

致福祿來而厚為孝子也○鄭以鳧鷖在沙喻祭四

方百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為異餘

詞傳沙水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

則在涇水之旁沙也故云沙水旁易需卦九三需于

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旁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

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為宜故知宜其

事也○水鳥至自嫌○正義曰箋以序言神祇祖

考其言偏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

廟而尸故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

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為喻宗廟今

鳥出在水旁猶似神居國外國外之祭惟是四方百

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

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萬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

為喻也大宗伯禴辜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

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神也

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禴禴牲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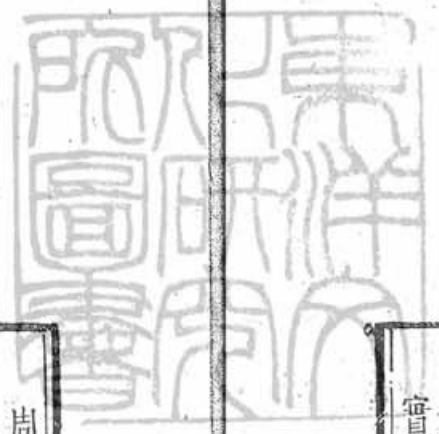
辜磔也禴而磔之謂桀禳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

三詩流

卷之十一

二十四

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者氏配也會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一而祭之此得總祭羣臣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之與禘皆有以而然故為總祭然蜡以先嗇為主禘以后稷為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總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方為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神之尸謂正祭時也來燕來宜者謂祭末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為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官神士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魁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其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月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為宜為宜與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也○**傳**言酒至備美○正義曰鄭於



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以此義雖為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殺稱既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言在之義箋以此章為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故多也○**傳**厚為孝子○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厚為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為助之也但不以為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

來處**傳**渚汙也處止也**傳**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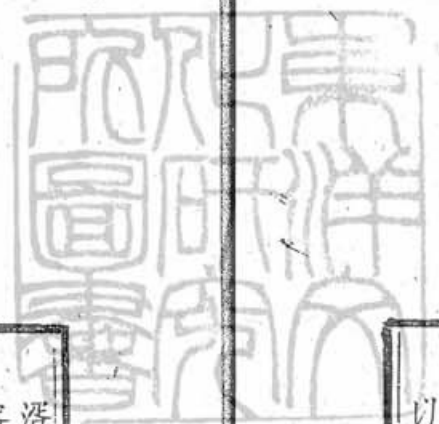
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

若止得其處○渚之與反泚音止**爾酒既湑爾殺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傳**云湑酒之泑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

不以褻味泑酒脯而已○湑息汝反泑子禮反字又作鬻同**傳**鳧鷖至

毛以為時既太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澆然而涕之爾王之穀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為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即以其日燕尸為異餘同。○**傳**水中至其處。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渚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為壇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為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為神象故公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宜據尸意為說此文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言其心此據其貌為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得其處集處是也。○**傳**



滑酒至而已。○正義曰箋以上言酒多殺美今酒言滑變殺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事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涉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為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殺饌也。

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傳**深水會也宗尊也。云

深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深在公反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云鄭音在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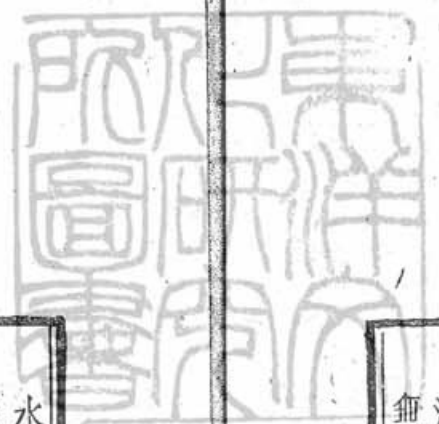
反水外之高者也瘞於例**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

反埋亡皆反字亦作薶同**燕飲福祿來崇****傳**崇重也。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

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為福祿所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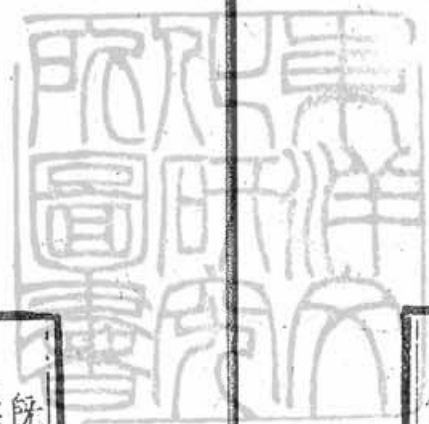
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

其社神同故云然。○降戶江反重。直龍反下同。毛以爲時既太
 平鳧鷖之鳥在於深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
 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
 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
 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
 來重與王也。○鄭以爲鳧鷖之鳥在水外之深喻公
 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
 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人之意於此天
 子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衆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
 宗爲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設而與公尸
 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
 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深水會宗尊
 ○正義曰深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
 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深下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
 重稱宗廟故宗爲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
 深水至之意。○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
 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則深非水矣此詩之次從



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嚮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
 矣渚既是水中高地深當是水外之高地深者地高
 之貌水外之地深然而高蓋涯涘之中復有偏高之
 處以爲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
 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
 也既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
 高於平地故以衆爲喻也爾雅以祭地爲瘞埋祭法
 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主者守之然則瘞埋者唯
 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爲祭社稷山川者上以渚喻丘
 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
 耳大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
 祭地同也若無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
 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
 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
 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而埋爾社稷與川似不
 用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
 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答

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理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廢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玉人之注有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廢懸之法鄭雖不解廢懸之義要廢懸似非埋也祭山得廢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卽是初卽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卑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之而已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正以為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禮**崇重○正義曰釋詁文○**禮**既盡至云然○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偏以宗為社宗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工與尸燕則



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燕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外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其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王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天子以下其神社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傳**壘山絕水也熏君為重

熏和說也 **箋**云疊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

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

熏坐不安之意 ○疊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 **旨酒欣欣燔**

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傳**欣欣然樂也芬芬香

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箋**云艱難也小神之尸

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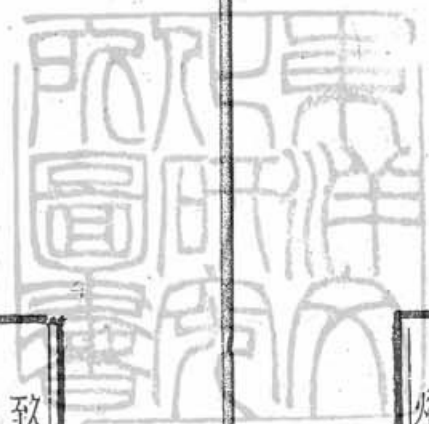
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令力呈反 **疏**鳧鷖至後艱○毛

鷖之鳥在山絕水之疊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

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於燕坐熏熏然其

又和悅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

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



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

文不言福祿以見之○鄭以鳧鷖之鳥在於絕水之

疊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

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

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

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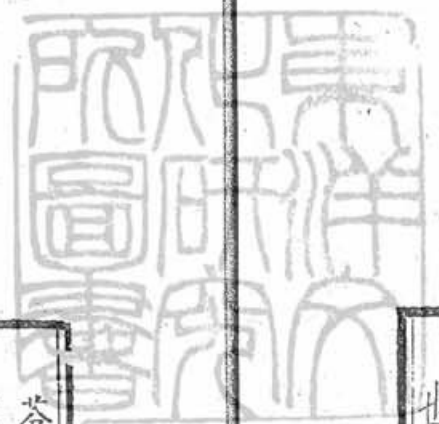
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傳**疊山至

和說○正義曰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衆

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今變文言疊非復土也

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

日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太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降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按中霽祀唯祭五祀皆先薦於與祀戶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霽則設主於廟下此三者設主於戶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左門內也祀竈則設主於墜祀行則設主於轅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戶與中霽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與釋在門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鳧鷖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豐名爲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欣欣至多祈也○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爲樂謂尸之樂也



芬芬是香之義故爲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爲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褻美之味神又自以爲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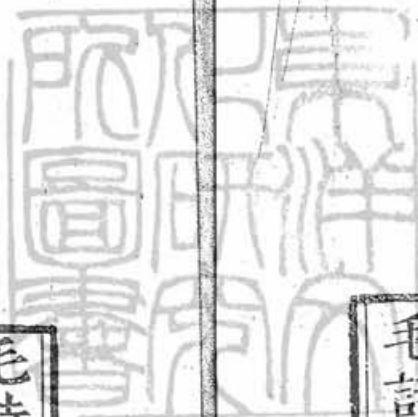
鳧鷖五章章六句

詩經卷之二十一 魚藻 三十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頁廿八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暇

疏

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

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經以見義且承上篇為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傳

假嘉也宜

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

箋

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

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傳申重也**傳**云成王之官人也

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

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右音又助也**傳**假樂至申

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

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

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

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

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

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勅之此其所以

官之得其宜也傳假樂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

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臯陶謨云能安民能

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

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傳顯光至於天○正義

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

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雖為總辭

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

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

福祿於天傳申重○正義曰釋詁文也傳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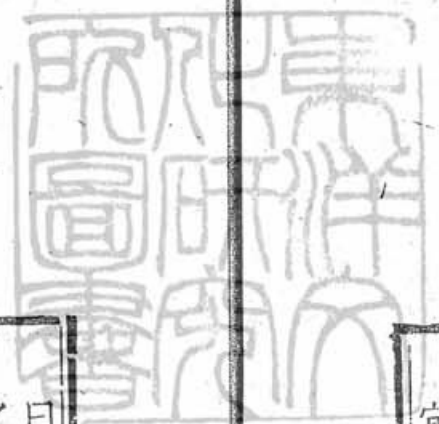
至之屬○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

人故云成工之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

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

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

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汝往
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
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總云帝曰咨汝二十有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勅伯禹伯夷之事也兪
曰是保佑也兪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勅
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
以包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傳宜



君王天下也云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

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

勗以道○宜君宜王一本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並作且字勗香玉反

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

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愆起干祿至舊章連反正義曰言成王

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

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

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

皇然宜為諸侯之君宜為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

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

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



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

法故得福流于孫○傳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王

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

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

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

下之中故同言之○下求至以道○正義曰千求

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

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

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于孫之數有千

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眾多上言

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永為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公之制六典之法為舊章也

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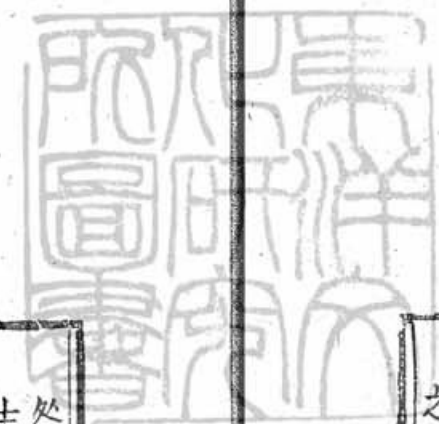
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

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

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
○惡鳥路反又如字注同

作致行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疆居良威儀至之反下篇同

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為天下愛樂無有



答怨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已

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為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

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為天下四方

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為王立朝之威

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

無所壅滯故為天下樂仰餘同○**抑抑至有常**

正義曰抑傳以抑抑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

釋詁云秩常也故以秩秩為有常○**抑抑至之心**

○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

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為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

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

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

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心**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朋友羣臣也

云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

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

樂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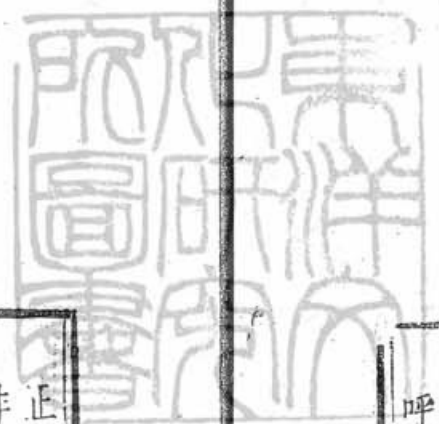
○

音音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
洛音子燕及故知朋友是羣臣尚書武王曰我友邦
冢君亦是稱臣為朋友也○音成王至而已○正義
曰綱紀者以結網喻為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
言燕及則時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
燕族人為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為非常今美王
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音百辟卿士
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

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音暨息也音云百辟

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
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

息由此也○辟音壁注同媚眉備反注音暨息○
同解佳賣反注同暨許器反音暨息○
註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郭璞曰今東齊
呼息為咽則暨與咽古今字也○音百辟至有事○



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
非四方故為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
之為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
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
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
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
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
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

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音云公劉者后稷之曾

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

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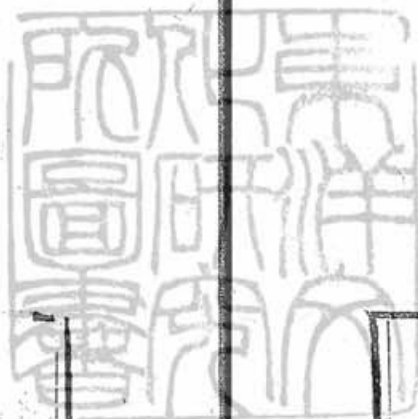
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
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公

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
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泄音利又音
類力洎反夏戶雅反下夏 **疏** 公劉六章章十句至
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 **疏** 是詩 ○正義曰作公
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幼
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蒞臨其
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
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
公劉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
俱是召公所作而為此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
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
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
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上也
按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



總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
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
言成王將蒞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蒞政
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
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也鳴鴉序
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已
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
皆是也言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
於經無所當 ○ **箋** 公劉至戒之 ○正義曰周本紀
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
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
幽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
始見迫逐而遷於幽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
失其官守窋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
中國而適戎其則是不為天子所助下箋以為夏
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
逐之也按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
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

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為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商譜欲言遷商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窋幽其遷商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為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蒞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謂作述公為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古書序云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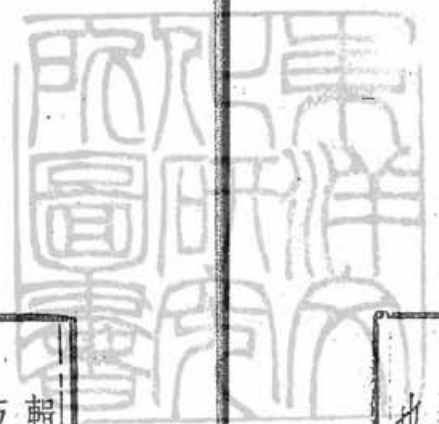


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悅作君爽與此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裕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裕祭之及羣君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為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雖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緝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

于囊思輯用光 **傳** 篤厚也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

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
 邑於豳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
 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
 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
 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邠國乃有疆場也乃有
 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
 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
 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 **音亦**
 裹音果餼音侯食也字或作糗糧本亦作糧音良糗
 也橐他各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



戚揚爰方啟行 **傳** 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
 輯音集又七立反難乃旦反積子智 **弓矢斯張干戈**
 反委於偽反為夏干偽反又如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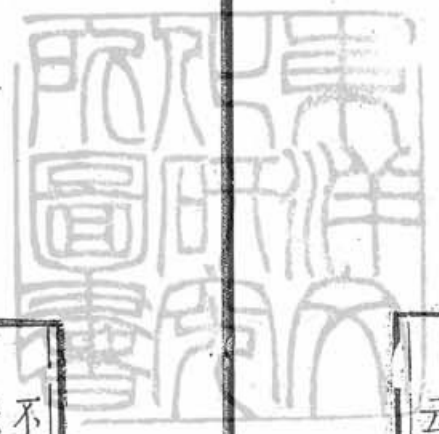
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
 國焉 **云干盾也** 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

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
 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戚七歷反**
 鉞音越從才

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
 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為于偽反下非為為公劉
 皆為 **劉** 篤公劉至啟行 **毛** 以為厚於民事乎此公
 同 **劉** 也乃能匪以所居為居匪以所安為安言
 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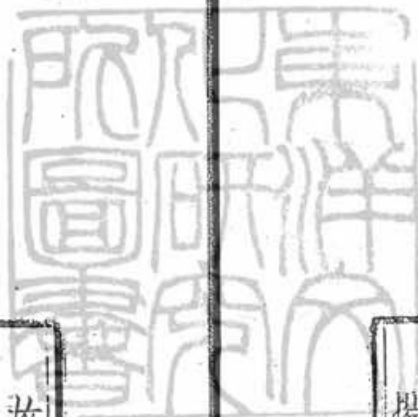
事公劉之在邠國乃有豳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
 毛詩流 **卷之三** **及古**

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鬪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為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為此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鬪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郃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威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徙之至齒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鄭唯以用光為光大其道為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篤厚至於焉○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郃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郃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商者言其遷之所由也商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為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



不忍鬪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商於漢屬右扶風為榆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為夏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乃場乃疆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場謂民脩之乃積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場欲見公劉不恡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場也橐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大小之別故云小曰橐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為之單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囊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鬪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厚乎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嘆其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總釋諸章皆云

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為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即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邠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為說又申說遷散之意公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已陳之父祖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賦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鉞賦斧也則賦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賦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于戈賦揚為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遶為之阻難



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商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為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遷意也**

無永嘆**傳**胥相宣徧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

箋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

居民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

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音遍相息亮反**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

下相此皆同

及瑤鞞琫容刀

傳

嘯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

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

武事也

受

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

而升嘯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

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

○嘯本又作獻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

音彦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降音服又

扶又反往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別彼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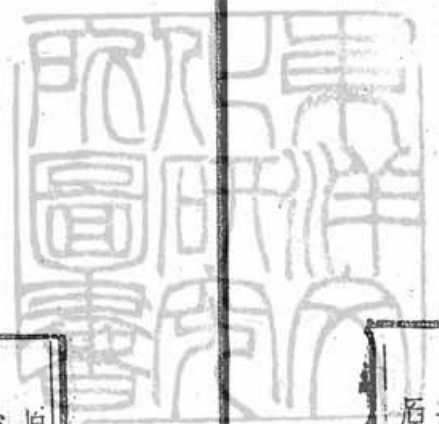
列反復本亦至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既

作覆同方福反為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

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徧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

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

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嘯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



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此之故亦為民

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

有美玉及瑤并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為之佩耳言

居民相土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于孫王豈

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傳**胥相至無悔○正義

曰胥相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

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

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

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與此同

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傳**于於至舊時○正義曰

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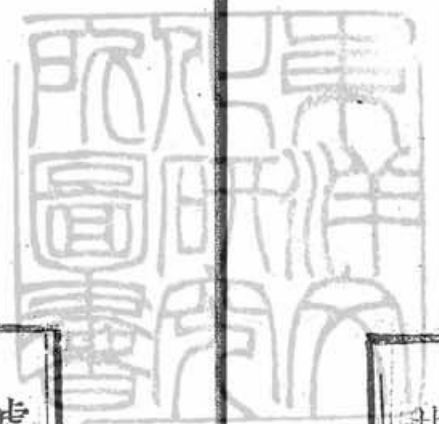
及古閣

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惟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此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别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鞞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鞞桓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率鞞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鞞鞞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

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為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

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且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



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于時語

語傳 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

難曰語 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眾民所宜居之野

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

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 廬力居反論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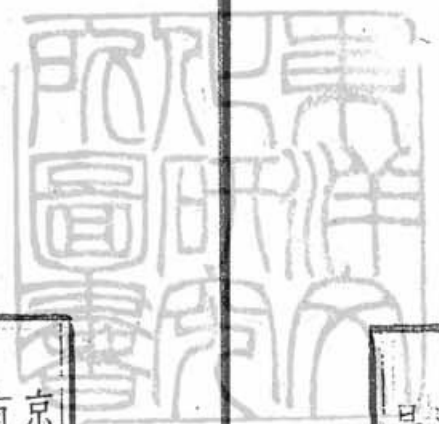
館客一本 篤公劉至語語 正義曰上既相地居

作館舍 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為

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

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為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眾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為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

此王亦當雷意治民也。○**釋**溥大觀見。○正義曰：皆釋詰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釋**逝往至之處。○正義曰：逝往，皆釋詰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為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為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為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為之丘，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為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已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溼，故往之泉處，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釋**是京至曰語。○正義曰：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為京師，此文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眾也，故云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野，以眾必大，故言大眾非是。



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集注皆云論難曰語。

筵俾几

云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

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釋**蹌七羊反。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

用匏

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

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釋**云公劉既登

堂負展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

○依毛如字鄭於豈反搏音博沈又音付

報反匏步交反殺所戒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君爲之大宗也

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郃國來遷羣

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郃也

篤公劉至宗之○毛

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爲君

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

饗燕羣臣其威儀蹠蹠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

所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

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

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

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其於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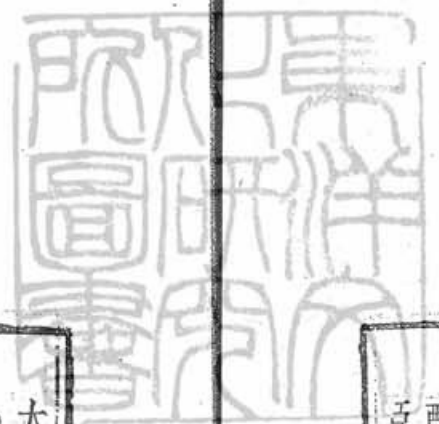
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爲

太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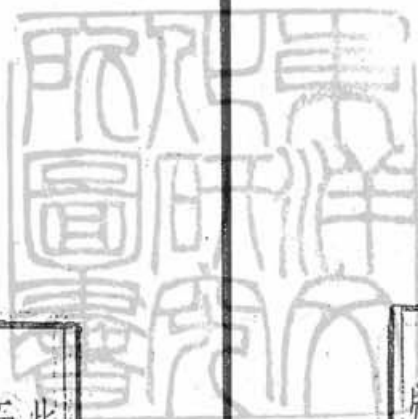
○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

以落之其爲如此蹠蹠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軀

士大夫者則相使爲公劉既登筵相使爲公劉設几欲



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
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實已**
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
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
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
為賓對主以行禮總而言之則非王者皆曰賓此賓
即上踰踰濟濟之人宜為總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
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章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
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
行章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
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
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禮當烹太
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
殺禮公劉新至函地殺禮也飽是自然之物故云儉
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羹定乃納賓此賓升
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殺酒
各自相近故也○**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
櫛戶之間謂之晨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



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展
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
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展則戶牖之間
地耳郭璞云展廳東戶西也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
為斧文置於展地因名為斧展是也言天子負斧展
則諸侯之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展而立
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
設几筵疑飲時非負展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
處也晉語曰太任溲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
搏豕於牢中言忠敬者總解執豕用飽之事備其敬
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為之君**
為之大宗○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也板
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
尊故云為之大宗也○**公劉至在郃**○正義曰夷
險易情人之恆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
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
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函
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

且饗之禮設凡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太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箋

說為長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

流泉傳 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 **傳** 云厚乎公

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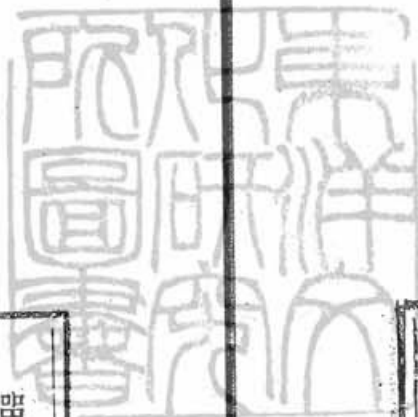
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

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 **傳** 相息亮反注同煖況袁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 **傳** 三單相襲也徹治

也 **傳** 云邠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

為羨今公劉遷於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

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曾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如之何其徹也 **傳** 單音丹度待洛反注反 **度其夕陽**

幽居允荒傳 山西曰夕陽荒大也 **傳** 云允信也夕陽

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寬大也 **傳** 古曠

反 **疏** 公劉至允荒 **傳** 毛以為厚乎公劉之為君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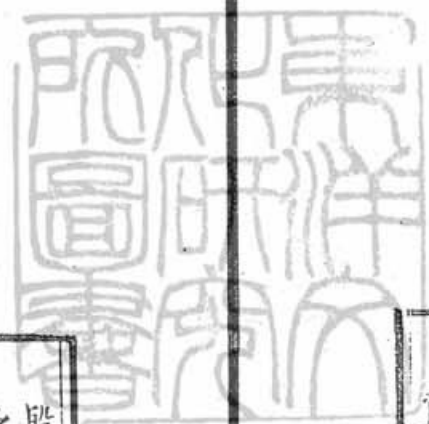
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

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

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邠往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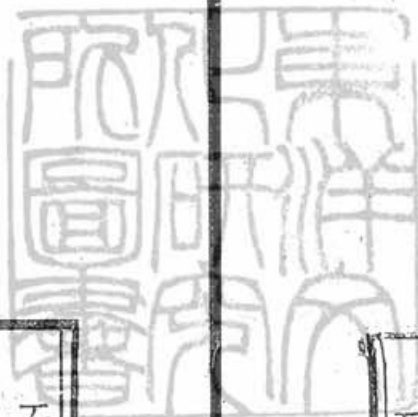
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幽

山西夕陽之地此鹵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闢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五句為異言公劉初至於鹵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為國之糧度其鹵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鹵之所居信寬大矣○**傳**既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其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及也定本影皆為是字○**傳**既廣至富國○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郃往遷鹵之時尺土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溉灌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墾所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



殷勤審之也○**傳**三單相襲徹治○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發郃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為糧謂既至鹵地以為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郃之日尚委棄積倉不暇言治田為道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隰與原治其田疇以為糧是也○**傳**郃后至其徹○正義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郃明為大國公劉是其會孫耳故知仍為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鹵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下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

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卽云徹田爲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爲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方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



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去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百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萬二千五百去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易傳者此詩王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郟二章以言至鹵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鹵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裏糧而行至鹵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故知三軍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卽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爲

大也皇矣傳以度為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為居王
 肅云居其夕陽之地幽國之居信廣大也○夕陽
 至寬大○正義曰夕陽者總言幽人一國之所處也
 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幽在岐山之北
 書傳說太王去幽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
 則幽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
 從也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量度其東西南
 非之所處信寬大矣幽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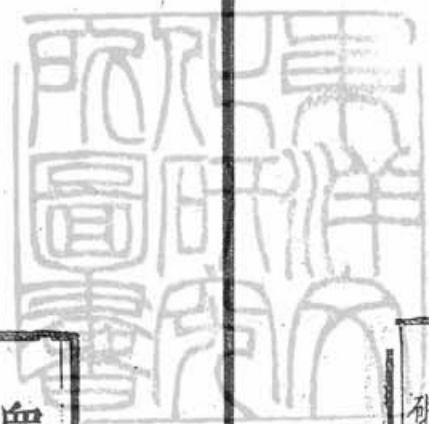
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傳館舍也正絕

流曰亂鍛石也傳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厚乎公劉

於幽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

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傳

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礪丁亂反說文云止基迺理爰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林木



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傳皇澗名也遡鄉也過

澗名也傳云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疆理

其田野技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

居澗水之旁傳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遡音

文與卷阿篇素過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傳密安也芮水厓

也鞫究也傳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

鞫公劉居幽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

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傳芮本又作洎如銳反鞫居

六反又於報傳篤公劉至之即○正義曰上言量度

反字或作輿傳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為

君也於此函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
渡於渭乘舟絕中為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銀具所
以銀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為宮室言其勸
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
宮室之基乃疆里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
田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
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
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遡其過澗而處者謂
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旁各服田畝又止其
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芮鞠之就
也芮水內也鞠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
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主豈得不法效之乎○
館舍至銀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
名為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釋水
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為順橫度則絕其
流故為亂俱是渡謂取礪礪既是石則知銀亦石也
○**銀石**至衆事○正義曰銀者治鐵之名非石也
傳言銀石嫌銀是石名故明之云銀石所以為銀質



者質樞也言銀金之時須山石為樞質故取之也礪
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為礪
之石耳公劉之君民函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
宮也公宮則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銀礪所用施於
斧斤故知取銀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
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皇澗**
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文故知皆澗名也
夾者在其兩旁故知遡者嚮也謂開門嚮之大率民
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
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爰**
曰至之旁○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
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作
公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
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
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起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
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
其田自然須得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按此
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嘆其衆故曰益多

矣有之為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銀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用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旁○**○**密安至鞠究○正義曰釋詁云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為安芮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鞠為究此鞠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鞠之意○**○**芮之至田事○正義曰芮鞠皆是水厓之名鞠是其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與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與隈也厓內為隈外為鞠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隈其外為鞠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隈水之外曰鞠也經言芮不言隈則經為互也內則芮以明鞠為外外有鞠名則內亦有內名以此見其芮為隈也公劉初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畷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上言來澗嚮此芮鞠為水之內外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居至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內為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



其川涇洎注云洎在畷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

音洞酌三章章五句至有道○正義曰尊者莫過上○**洞**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候云皇道帝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為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餼餽**傳**洞遠也行潦流潦

也餼餽也餼酒食也**傳**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

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
食之饒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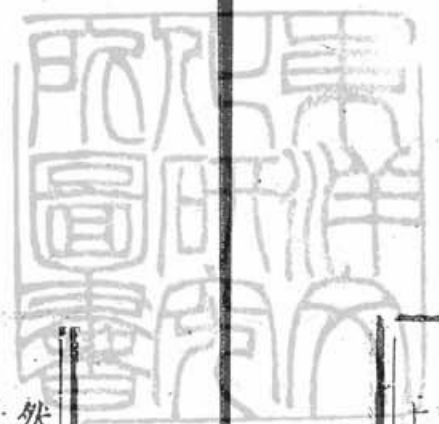
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繫物○潦音老挹音揖又音

書云一蒸米也饒尺志反宇材充之反饒力又反又
音雷爾雅饋饒飪也孫炎云蒸之曰饒均之曰饒郭
云饒熟為饒齊側皆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本又作齊繫於兮反

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樂

易羊豉反取河酌至父母○正義曰言使人遠往酌

說音悅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
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
灌沃米饒以為饒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此薄
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
子能有道德為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歆饗之



然則為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

此以戒王○河遠至酒食○正義曰河遠釋詁文

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

也釋言云饋饒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饋勻之曰饒郭

璞曰今呼餐者脩飯為饋饋均熟為饒說文云饋一

蒸米也饒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饋饋必饒而熟

之故言饋饒非訓饋為饒饒酒食釋訓文○流潦

至繫物○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

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河酌昭忠信也其

意以行潦為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
意為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投之大器者以言
挹彼注茲是彼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
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之濁置之於大器
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
饋謂為饋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僖五
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繫發聲也言黍稷性玉不易
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為有德用也
○樂以至之親○正義曰皆孔子間居之文也彼

引此詩以為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
愛當自疆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
安之一人之云父母故
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

濯壘濯滌也壘祭器○壘音雷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

歸濯滌壘祭器○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滌
也則濯滌俱是洗滌之名故云濯滌也特性注

云濯滌也則滌亦是洗名下傳云滌清也謂洗之使
清潔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

有壘是壘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
壘則饗燕亦有壘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澗酌彼行

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漑清也○漑古愛反清
才姓反又如字
豈

弟君子民之攸暨云暨息也

澗酌三章章五句

卷終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大雅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吉猶善

也卷音權曲也○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
內同阿大陵曰阿下四章章六句至吉士

為正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
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

故也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與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

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 云大陵曰阿有

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

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

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 ○飄避遙反本亦作票被皮寄反長張丈以下同猥鳥罪

反為干 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矢陳也

偽反 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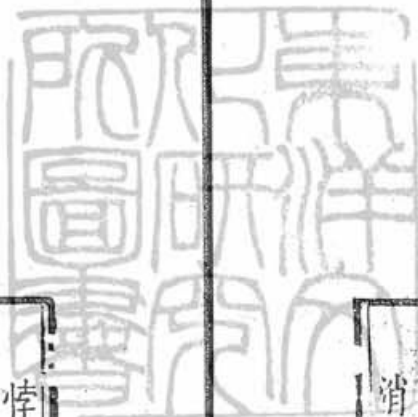
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 樂

易音洛下樂王同易音 有卷至其音 ○毛以為有

以鼓反俊樂易皆放此 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

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

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



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

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工游來而

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

鄭以為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力

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

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

三句與毛同 卷曲至曲阿 正義曰檀弓稱原

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

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

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 ○

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

其來為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為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為喻善。其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喻。

傳 矢陳。正義曰：釋詁文。○**箋** 王待至善心。○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為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為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屈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伴 與

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傳 伴與廣大有文章也。
箋 云：伴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

傳 伴與廣大有文章也。
箋 云：伴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

傳 伴與廣大有文章也。
箋 云：伴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



恭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會矣。
傳 彌終也。似

嗣也會終也。
箋 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

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曾在由反。又子伴與至會矣。○毛以為言王若由反，又在幽反。

傳 能用周道，伴然而德廣大。與然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則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章，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者，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已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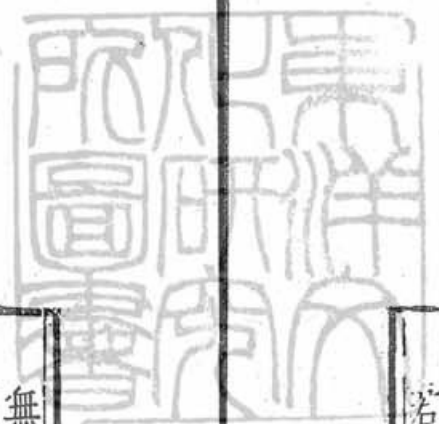
○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為官任之，以事則伴與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求。餘同。

傳 伴與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與為廣

同。○**傳** 伴與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與為廣

同。○**傳** 伴與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與為廣

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爲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與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與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爲伴與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傳**伴與至故逸○正義曰伴與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爲自縱弛之意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與而優游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



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卽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傳**彌終似嗣會終○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爲嗣道終釋言文彼道作會音義同也○**傳**樂易至成之○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卽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因病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天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爾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傳**取大也**傳**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

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
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馭徐符版反孫炎郭
璞方滿反字林方但反

又巨反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云使女

為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爾土至主矣○正

者與○為治使之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
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為

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
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

神皆以汝為主矣言其愛而饗祐之○馭馭大○正
義曰釋詁文○馭土宇至使然○正義曰賢者所以

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
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

王恩已厚臣又益之○馭使女至佐之○正義曰祭
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子者固自為百神主



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為主不欲爾受命長
使他人主之故知謂羣神受饗而祐助之

矣弗祿爾康矣○弗小也○云弗福康安也女得賢

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弗
沈云

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云毛方味反鄭芳涕反

爾常矣○嘏大也○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

神之福以為常○爾受至常矣○毛以為王得賢者
與之承順天地則所受天之性命

得久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
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

終汝之性命德大天之性於汝為常矣言能任賢者
則福常助之○鄭唯以弗為福嘏為嘏辭為異餘同

○弗小○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末年命長已足
太福則弗福宜為小福故以弗為小福故以弗為小

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蕝**福至安女。○正義曰蕝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主天下也。○**嘏**大。○正義曰釋詁文。○**嘏**純大至為常。○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為常言其終。○**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常德之未嘗闕失也。

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

云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

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

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



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馮符

同本又作憑饌士戀反又士轉反具。○**豈弟君子四方**

為則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

莫不放傲以為法。○放方。○**有馮至為則**。○毛以為

此則指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為憑依者

有藝能可以為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為感化者有大

德可以為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恆敬之若

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

為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為王所得為

百神之至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

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有馮至翼敬**○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憑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為名皆是道也
 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為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為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俱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輔翼皆釋詁文○**馮馮**凡至祖考○正義曰顧命云成王憑玉几又曰**馮**馮馮玉几道揚末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為憑几
 皇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羣而略之下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尊引之則有憑有翼永是尸之來至故為豫也撰謂供



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眾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撰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撰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與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斝俎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

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牢亦無在尸旁之時而言持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左右亦當或在其旁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

望 顯顯温貌印印盛貌 **望** 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

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顯顯然敬順志氣則印印

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

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顯** 顯魚恭反印五綱反聞音

亡磋七何反或作磋 **豈** 豈第君子四方為綱 **綱** 云綱者論魯因反行下孟反



能張眾目 **疏** 顯顯至為綱 ○正義曰上既勸王敬賢

之以禮義相切磋則能令王體貌顯顯然温和而敬

順其志氣印印然充滿而高朗以玉之成器如圭然

如璋然有善聲譽為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為人所觀

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

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 ○ **綱** 顯顯至盛貌 ○正義曰

傳亦以顯顯為體貌故為温印印為志氣故為盛其

意與箋同 ○ **箋** 令善至相副 ○正義曰令善釋詁文

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磋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

止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翩翩衆多也

云翩翩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翾

翾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

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翾

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瑞垂偽反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傳藹藹猶濟濟也云媚愛也王之朝

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

子奉職盡力藹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也說文作藹藹云臣盡力之美也朝直遙反翾

鳳凰至天子毛以為成王之時有鳳凰之瑞召公以為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凰之往飛翾翾



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

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

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

矣令皆奉職盡力鄭以為鳳凰往飛之時翾翾其

羽為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凰所在衆鳥慕而從

之故鳳凰亦與之同止於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

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

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凰飛而來衆鳥王

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傳鳳凰至衆多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鳳亦鳳類故俱云靈

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凰翔言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云鷗鳳其雌凰是雄曰鳳雌曰凰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雞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

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
 從鳥几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
 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
 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
 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
 傳曰鳳凰高丈二漢時鳳凰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
 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翺翺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
 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臯陶謨云鳳凰來儀
 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凰巢阿閣
 謹樹言謹謹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
 鳳凰蔽目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
 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凰
 雖是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
 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
 賢用吉士為務也○翺翺至喻焉○正義曰以傳
 言衆多解為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翺翺羽聲也以此
 與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
 集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



朝衆鳥慕鳳以羣士慕賢故以為喻明王之朝無人
 不賢而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
 爽云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
 故知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翺翺猶濟濟○正
 義曰釋訓云翺翺濟濟止也俱為容止故猶之釋訓
 又云翺翺萋萋臣盡力也則此為美容又盡力矣○
 王之王之至盡力○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謂受
 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言吉士即云維君子
 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
 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
 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惟當
 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為說也

鳳凰于飛翺翺其羽亦傳于天

云傳猶戾也音附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云命猶使也

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

○令力呈反下欲令同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
親愛至失職。正義曰：無擾皆安樂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清靜為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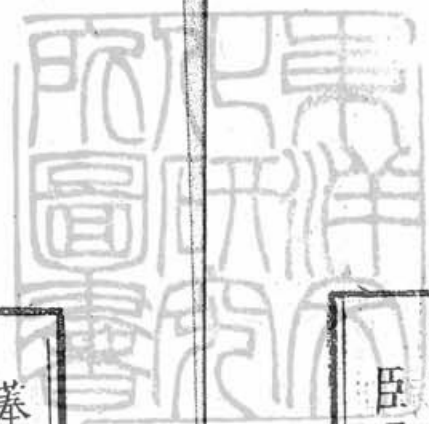
生矣于彼朝陽
梧桐柔木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

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
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

君德也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梧音寄反，棲音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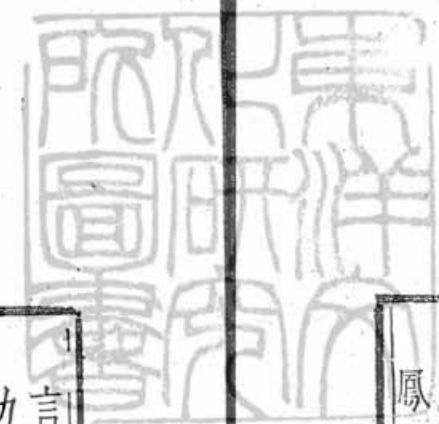
音西 葦葦萋萋離離喈喈
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云

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
云



葦葦萋萋喻君德盛也離離喈喈喻民臣和協
○葦孔反，薄孔反，又薄公反。萋，七西反，喈音皆。鳳凰鳴也。上既言鳳凰由吉人所致，此又總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凰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則葦葦萋萋而茂盛，其鳳凰之鳴則離離喈喈而和協，是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爲鳳凰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也。庶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葦葦萋萋而茂盛，以興明君亦德盛也。鳳凰之鳴也，則離離喈喈然，音聲和協，以興民臣亦和協也。○梧桐至朝陽，正義曰：梧桐可以爲琴瑟，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觀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卽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

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
 時未太平地不及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平
 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
 之岡脊總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
 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鳳**鳳至不食○正
 義曰箋以上二章與求賢人故此亦以鳳凰與賢者
 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
 事因鳳所集故以與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
 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
 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凰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
 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
 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
 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
 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鶴
 鷄鷓鴣亦鳳凰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
 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梧桐終身不去且諸
 書傳之論鳳凰事皆云食竹栖梧桐箋言此者解經既言
 鳳凰即言梧桐之意也○**梧**梧桐至樂德○正義曰



言梧桐盛解萃萃萋萋鳳凰鳴解離離啾啾臣竭其
 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
 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
 萃萃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凰
 樂德而來其鳴離離啾啾也知臣竭其力為三事之
 總者以此言太平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
 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
 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
 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
 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為說釋訓又云離
 離啾啾民協服也不為鳳凰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
 意以為由萬民協服故鳳聲離離亦得合爾雅也○
萃萃至和協○正義曰萃萃萋萋梧桐之貌也箋
 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
 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
 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離離啾啾鳳凰之聲上以鳳凰
 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凰聲聞於人人
 聞之而知其離離和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

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馬既閑且馳

傳

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

箋

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

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

○中丁仲反下

同乘承

證反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傳

不多多也明王使公

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

箋

云矢陳也我

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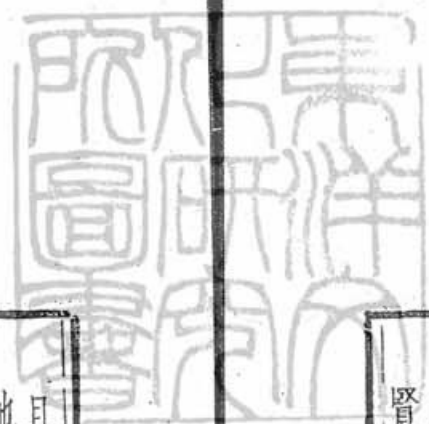
損今之成功也

○復扶又反

疏

君子至遂歌○毛以爲成

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



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用賢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爲樂人之歌冀常求賢士永爲鑒戒不損今日

成功也

○鄭唯以不多爲作此詩不復多爲異餘同

傳

上能至中法○正義曰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

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庶衆至貳車

○正義曰以經言既是王賜之故云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句且馳者是

馬走之名焉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以馬車

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

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

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傳**不

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為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官大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即太師是也。○**箋**：矢陳至成功。○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宜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日之成功。

卷阿十章 六章章五句 四章章六句

民勞 召穆公刺厲王也

疏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

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姦宄，疆凌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民勞如字，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



王變大雅，斂力豔反，數音朔，繇本亦作徭，音遙，充音軌，本亦作軌。○**疏**民勞五章章

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

事。○**箋**：厲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生昭，王昭生穆，王穆生

恭，王恭生懿，王懿及孝，王孝生夷，王夷生厲，王厲生

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

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

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

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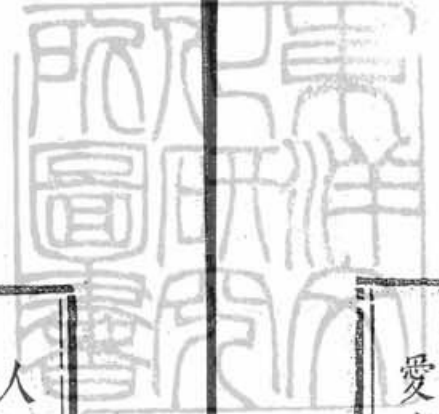
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為厲字。

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徭役煩多使民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為姦宄以疆凌弱以眾暴寡作為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公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教王為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云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

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



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汙許一反說文巨乞反夏戶雅反

下同幾音祈下同罷音皮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明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

懲大也憚曾也云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

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

勅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

刑罪者疾時有之詭俱毀反遏於萬反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傳柔安也云能猶如也邇近也安遠方

之國順仰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言我

者同姓親也。○柔音揉本亦作揉能徐云毛如字鄭
 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民亦
 義十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至我
 王。○毛以為穆公諫王言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
 危耳近於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
 畿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定
 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
 者以其無阿縱之法故以勅慎其為無善之人亦用
 此法以止其為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
 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合王
 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
 先順仰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為王之功恐
 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汙為幾云此民亦
 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為異餘同。○汙危至
 諸夏。○正義曰以汙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
 故以汙為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
 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為中



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汙幾至根本。○正義曰
 傳以汙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
 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汙也孫炎曰汙
 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汙得為幾也昭
 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汙期也然則期字雖別
 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
 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
 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
 惠愛皆釋詁文又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
 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
 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詭隨至
 憐會。○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為
 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
 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
 則大惡也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
 為小惡已著故謹勅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
 然則三者各自為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為
 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

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遇謂加之大罪也慘會釋言文爾雅本或作云會音義同○謹猶至有之○正義曰謹慎俱是勅戒之言故言謹猶慎以傳言慎小故中足之式用釋言文遇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為下總目為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為寇虐會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與寇虐為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柔安○正義曰釋詁文○**○**能猶至姓親○正義曰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為恣則此云仰者與注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仰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為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為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



以為民速傳休定也速合也**○**云休止息也合聚也

無蹤詭隨以謹惛恧式過寇虐無俾民憂傳惛音求

恧大亂也云惛恧謹諱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

音昏說文作昏云恧也釋文惛亦不諫也恧女交反鄭云猶謹諱也說文云恧亂也謹音歡又許元反諂

女交反本又作譁音花**無棄爾勞以為王休傳**休美好呼報反爭爭鬪之爭

也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

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休許蚌**○**民亦至反掖音亦

毛以為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

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政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

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其謹諱為大惡者又

用此無縱之事止其寇虐之善無使有遭此寇虐之
 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今終之無棄爾王始時
 之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鄭唯汔幾為異餘同
 ○傳休定速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
 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速合釋詁文箋云休之為定
 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
 以申足毛義○傳惛惛大亂○正義曰惛惛者其人
 好鄙爭惛惛惛惛然故箋以為猶謹譁謂好爭訟者
 是其言語為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為大禍亂也
 ○傳休美○正義曰釋詁文○勞猶至掖之○正
 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為汝始
 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
 王暴虐初則然矣而逆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
 之言出衡門之序謂誘道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
 已先有善或將
 勉力故誘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
 四國○傳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



作慝

○慝惡也

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

正得反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近附求近德也

注同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愒息

泄去也

云泄猶出也發也○愒起例反徐丘麗反泄以世反又息列反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醜衆厲

危也○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為厲厲壞也無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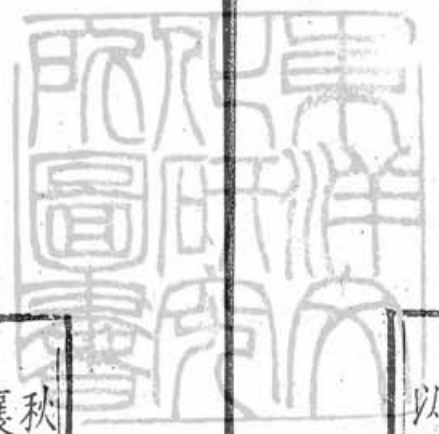
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戎大也云

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

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應應民亦至弘

為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止中國之
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
人以此勅慎眾為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
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
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大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
止寇虐也 ○鄭以汙為幾厲為惡戎汝弘廣為異餘
同 ○傳愒息泄去 ○正意曰愒息釋詰文云泄漏也
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為去箋以為憂泄者
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
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 ○傳醜眾厲
危 ○正義曰醜眾釋訓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
九二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厲謂眾
為惡行以為人者也 ○傳厲惡至道壞 ○正義曰箋
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咎故以厲為惡



秋官司厲注云犯改為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

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
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
之不憂而何以田為以厲為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
以證厲為惡釋詰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為
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

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 ○傳戎大 ○正義曰釋詰
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
傳戎猶至戎之 ○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為汝
弘復為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亦大之義耳小

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
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
盡邇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
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
必易傳以戎為汝者孫毓云戎之為汝詩 民亦勞止
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為長

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傳賊義曰殘 箋云王

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無縱詭

隨以謹繾繾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繾繾反覆也

繾上音遣下起阮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云玉者字或作卷覆芳乾反

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

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令力呈反

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言是賊敗仁義

之事○繾繾反覆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

繾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繾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

為王卿士○板音版板八章章八句○凡伯至卿

曰凡蔣邢茅胙祭尚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

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

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

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

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板板反也

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云猶

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

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

○卒子恤反癩本又作憊當宣反沈本作瘡出如字除尺遂反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管管不實於亶 **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 云王無

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

言言行相違也 ○亶丁且反 行下孟反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猶圖也 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疏 上帝至大諫○毛以為尊比上帝之王者其為政

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

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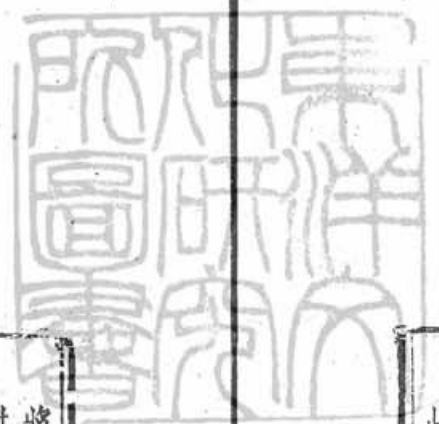
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為之道不能

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惡

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

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

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



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以猶皆為

謀為異餘同○**傳**板板至猶道○正義曰釋訓云板

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王者

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大無

所反故知以斥王也癩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話文彼

猶作繇義同也○**疏**猶謀至將至○正義曰猶謀釋

話文以言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

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為政反先王與

天道王者為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

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天意故後

誠釋詁文○**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無聖而言
 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
 之言謂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
 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
 於直還是上出話不然而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
 猶不遠耳作者反覆重言耳○**傳**猶圖○正義曰釋
 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
 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憲憲猶欣欣也蹶

動也泄泄猶沓沓也**傳**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

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

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憲許建反蹶

世反爾雅反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辭之輯矣民之洽**
 說文作泄云多言也為于偽反



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傳**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

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

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輯音集又七入反懌音亦

庶**傳**天之至莫矣○正義曰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

反**傳**有諂佞之臣助為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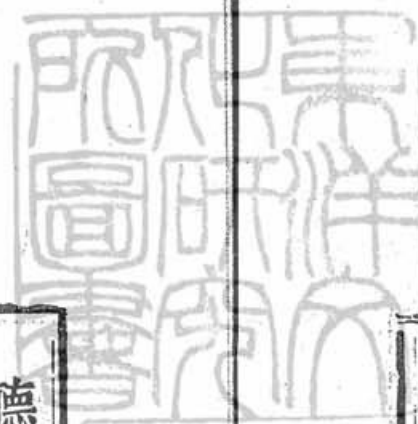
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

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

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
 是沓沓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為王制作法度
 以通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
 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
 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辭
 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在
 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

傳憲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

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為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為惡政競隨從而為之制法也蹶動釋詁文○**天**斥至其惡○正義曰戒臣不令助之故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為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為變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文及爾同寮故知是責臣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為作法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為逢者誤也○**輯**和至莫定○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俱訓為樂故以懌為悅○**辭**辭至大臣○正義曰論語云出辭氣故以此辭為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已同寮且非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是戒語時之大臣也



聽我囂囂**僚官也囂囂猶警警也****云及與即就**

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我就

女而謀及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

○寮字又作僚力彫反囂五刀反警
五報反道音導下曠道道民皆同 **我言維服勿以**

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薪采者****云服事**

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

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

乎 ○芻初俱反蕘如謹反說文 **我雖至芻蕘**○正

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 **義**曰上言戒語大
臣而大臣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
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

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囂囂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為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况我與汝之同寮不得棄其言也○**察**察官至警警○正義曰察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為同官也囂囂者是不聽之狀釋訓文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警警○**及**與至肯受○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即爾謀謂往與之謀故知即為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道即上章所云勿為王制法度是也○**芻蕘**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服**服事至我乎○正義



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為人所做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即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故**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傳**稱匹也

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躑躑驕貌**傳**云今王方為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自謂也女反躑躑然如小子不聽我言○**謔**虛虐反灌

古亂反躑其略反樂音洛**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焯焯不可救****藥****傳**八十曰耄焯焯然熾盛也**傳**云將行也今我言

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
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

○耄莫報反熇徐許酷反沈又許各

反說文云○天天之至救藥○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

火熱也○天天之王者方為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

等大臣無得如是謔譎然喜其所為而以讒慝助之

我老夫教諫汝其意乃欵欵然情至意盡何為汝等

而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躑躅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

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為老也非我之言為

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為反用可憂

之事以為戲謔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為惡

多行慘毒之惡熇熇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而藥

治之言王之為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譎譎至

驕貌○正義曰此言譎譎猶上憲憲見王為惡如喜

樂之故為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憂無告也解其言灌

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欵欵言日至誠欵

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釋訓云躑躅

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今王至我言○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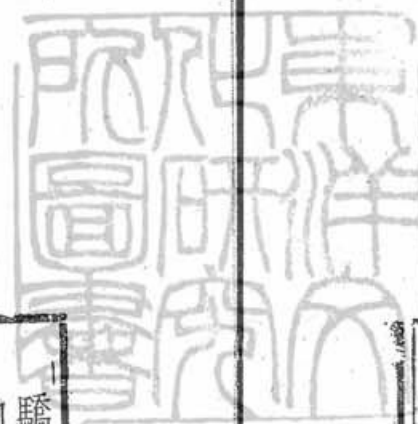
曰譎譎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

譎譎譎譎崇讒慝也舍人曰譎譎譎譎皆盛烈貌孫

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譎譎然喜譎譎然盛以與讒慝

也是以讒慝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

故云老夫諫汝欵欵然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
弱無知之稱以其不可教詢故謂之小子言汝反躑
躑然如小子不聽我言也○禮八十至熾盛○正義
曰八十曰耄曲禮云熇熇是氣熱之盛故為熾盛也
○今我至其禍○正義曰老耄老人言多悖忘故
云非我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耄之下
與譎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
反用其可憂之事而好為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
熇熇是熾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
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天之方濟無為夸毗威儀卒
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迷善人載尸

傳

濟怒也夸毗體柔人也

箋

云王方行

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

弭謗○ 憺才細反疾怒也夸苦花反復扶又反弭彌耳反止也民之方殿屎則莫

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殿屎呻吟也蔑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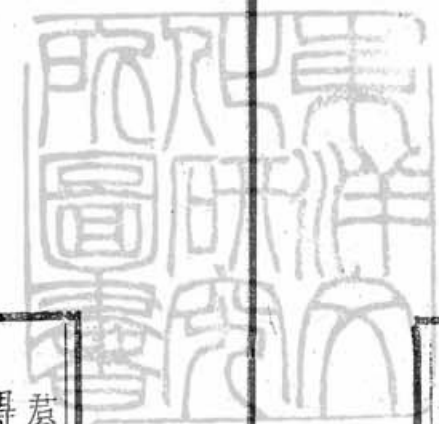
資財也○ 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

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

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眾民言無

恩也○ 殿都練反郭音玷說文作唵屎許伊反郭音香帷反說文作呶呶音申吟如字本文作唵同

度待洛反斂力艷反共音恭本亦○ 作恭施式豉反賙音周贍市艷反正義曰此又責



羣臣言此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

得為此夸毗足恭前却以體從之君既為惡臣又從

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

復言語矣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

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

遭虐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

汝等君臣亦曾莫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賙贍之者

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 憺

憺怒至柔人○ 正義曰憺怒釋言文舍人曰憺怒聲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

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為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 君臣至弭謗正義曰尸謂祭時之尸以為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時厲王虐而弭謗事見周語弭止也止人之謗已者○ 殿屎呻吟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 葵揆至無恩正義曰葵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君行

既惡則致天灾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以賦斂也內供喪費外充稅斂故空虛無資財以供其事用也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為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天之牖民如堦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傳牖道也

如堦如篴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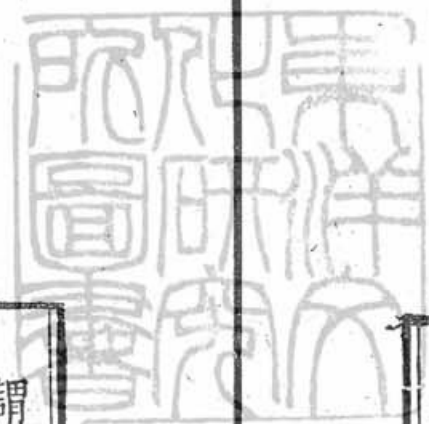
言必從也傳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

如此傳堦許元反篴音池攜下攜無曰益牖民孔易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傳云易易也女攜掣

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何益為道民在

已甚易也民之行多為邪僻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



謂所建為法也傳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

婢亦反注同異也以豉反多辟匹亦反邪也注同立辟

摩尺製反與並音餘行下孟反邪似嗟反疏天之至

正義曰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言

天王之導民也如堦然如篴然言民必應君命如堦

篴之相和也如璋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

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

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

是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

為善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今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傳牖道至必從傳正義曰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為導也堦篴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堦篴

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傳**辟法○正義曰釋詁文○**傳**易易至為法○正義曰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取處未故乘而反之以此攜民之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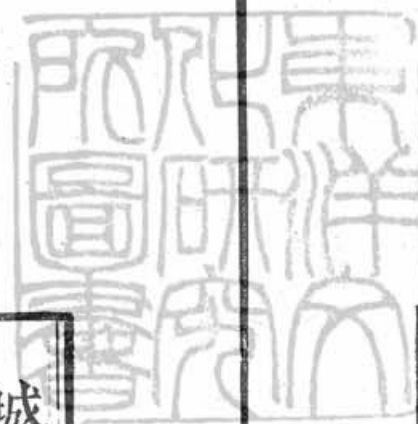
邦維屏大宗維翰**傳**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

變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

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

變○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价藩方元反大師音泰注大

師同垣音袁翰胡旦反徐音寒被皮寄反適下歷反下同遠千萬反**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傳**懷和也**變**云斯離也和女

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

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

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變**○難乃**傳**价人

畏○毛以為上既令王施法此言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為官維以為藩鄣又用大師之大臣維以為

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為屏蔽王又身為大宗維當施政為之禎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

之政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為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

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畏矣○鄭以為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

維為其藩鄣大師三公之大臣維為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禎幹皆近

而任之令為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為
 離○**價**善至翰幹○正義曰價善釋詁文藩者圍
 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牆之
 名故云垣牆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大師是三公之官
 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
 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
 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
 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
 公諸侯障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撫安之价人總
 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
 之人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詁文○**價**甲至
 遠之○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
 人為官故不從以价為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
 為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宰人也被甲
 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
 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
 二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
 太師為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為成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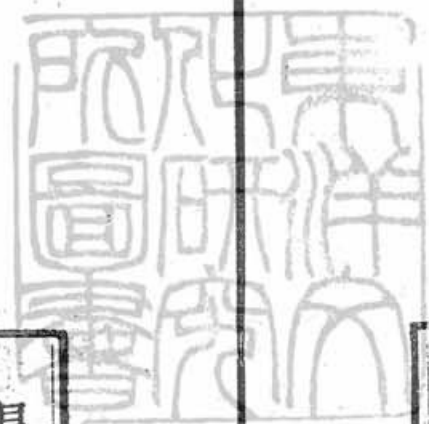


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
 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
 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
 為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
 也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為
 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
 之同姓世適子也此价人太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
 愛故總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
 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
 公而親掌職事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
 朝大宗未為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
 文而先言公耳○**懷和**○正義曰懷之為訓思也
 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和也○**斯離**至適
 子○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
 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
 之下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為宗子之城宗子
 王之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

安故言以德為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焉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既壞則羣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辯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
云渝變也
渝用
朱反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且及爾游衍
王往且明游行衍溢也
云及與也



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
○昊胡老反曰音越下同羨餘戰反溢也

一音延善反
敬
敬天至游衍
○正義曰上既勸王和本或作衍
德以安國故又言當畏敬上天當敬

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諱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

之變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

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
○戲豫至自恣
○正義曰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

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

暴風疾雷也周禮大恠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大恠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
○正義曰渝變
○正義曰釋言文
○王往至衍溢
○正義曰

以王與出共文故為往也既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行衍溢亦自恣之意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